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春正月丙申諭今春朕恭奉 皇太后聖典

巡省江浙翠華所過宜沛隆施著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節年緩徵及未完地丁各項槩予蠲免○己亥命五城設廠平糶○丙午

上奉

皇太后啓鑾南巡○丁未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

額賦十分之三上年被災處所十分之五○戊申金德瑛卒以董

邦達爲左都御史程巖爲吏部左侍郎起莊存與爲內閣學士

禮部侍郎○甲寅納延泰卒以多爾濟爲理藩院侍郎○乙卯諭沈廷

芳向在道員任內奉職尙能黽勉因臬司缺員卽予簡擢乃自任

事以來一味因循獨善於刑名讞牘並未實心經理上年忽條陳

曾子孟子門人請增入祀並將本朝湯斌從祀學宮似此擇擠浮文何濟實政國家信賞必罰明示彰瘅尙未能使天下之人盡皆知所省惕而猥以已往之人用虛言進退謂足轉移風俗能乎不能此皆明季相沿陳腐惡習朕所深惡且沈廷芳身任臬司在臬言臬律例之因革應言者不少而喋喋以此爲事其職任曠誤必多當卽降旨阿爾泰令其留意體察嗣據覆奏沈廷芳於所辦事件並經董率督催雖無貽誤而觀其才具實在難以勝任朕批諭以旣無大過尙可姑容俟南巡時再行察看今日召見東省藩臬見其精力衰頽已有老病之態詢以地方政務亦惟隨人唯諾並有猶豫懷疑之意其所見旣屬悠謬重以觀望瞻心尙冀其力爲驅策克副兩司之職乎沈廷芳著以原品休致山東按察使員缺著閔鶚元補授俟試事畢卽行任事見在印務暫交阿爾泰委

人署理○己未諭上年徐垣奏黔省新開南明河徒勞無益請行
停止一摺伊以在黔身經之事至調任湖北後奏請未免取巧卸
責然所奏自屬公論卽降旨交吳達善秉公查覆今據勘明覆奏
該處多係峭壁一綫河流洶湧直瀉見在巨石滿河船不能行地
方官押令苗民終年負運荒廢農功甚爲苦累請將巡撫周人驥
及委勘之古州兵備道四十七混請歲修之貴陽府知府胡邦祐
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周人驥四十七胡邦祐俱著嚴加議處封疆
大吏經理地方河運事宜卽始議籌畫未周工程難以興舉自應
據實奏明改正本無大咎若以通省官民兼累之事而固執己見
始終迴護遂非則其居心行事大不可問况該省地屬苗疆見在
邊圉永靖之時苗人雖有苦累亦爲安分隱忍然巡撫竟漠然聽
其屈抑而不顧尙能識安撫之義乎周人驥前在浙江獲罪復經

朕棄瑕錄用自當益加奮勉實心圖報乃逞其剛愎之見有心文過若此不可復留巡撫之任周人驥著來京候旨古州道四十七係委勘大員惟知迎合愆愆不恤地方勞費深爲溺職貴陽府知府胡邦祐迎合上司不恤民瘼俱著解任來京其餘承勘承修承運各員均著交部查明分別議處其開河糜費各項銀兩俱著於各該員及該管各上司名下照例按數賠至徐垣雖屬取巧但此事究由伊舉發姑從寬免其交部貴州巡撫員缺著喬光烈補授輔德著補授河南布政使其按察使員缺著郭一裕補授

革職

○諭軍機大臣等徐垣前奏南明河一摺雖係地方公務而奏

請於調任之後未免取巧當卽有旨傳諭並令吳達善查奏今據勘覆該處工程斷無可辦之理則周人驥之剛愎遂非各員之愆愆誤事更不待言已有旨諭部矣在徐垣所言固不爲謬但在任

時既不救正於前而取巧陳奏且請以節省蠲免分賠之項則巧爲他人開脫更巧爲本身卸責矣本應交部議處顧此事究由伊而發姑爲寬免其應賠之項不但前任藩司本分按數著賠如此案各員名下尙有無力完繳者亦令徐垣代爲完繳則取巧輕重分數適如其所自取將此一併諭令徐垣知之

二月戊辰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去秋被水

處十分之五○賞借江蘇宿遷等州縣地方籽種○己巳以沈作

朋爲湖北布政使高誠爲湖北按察使

由糧道遷

○壬申祭河神 上

奉 皇太后渡河○閱清口東壩惠濟閘○諭原任左都御史梅

穀成以康熙閒舊人服官有年休致在籍今前來接駕雖齒踰八秩而神明不衰居鄉亦復安靜洵屬昇平耆瑞念其家計清素諸子內亦無通籍之人著加恩將伊子梅鋌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

示優眷○庚辰祭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閱京口兵○辛

巳

上幸焦山○

壬午諭月朔之期朝臣例穿補服若遇日食仍

穿補服殊非敬畏之意嗣後月朔如遇日食著穿常服永著爲例

○甲申賜哈薩克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特比斯沙呢雅斯蘇勒
統罕和卓博羅勒蘇勒統敕書曰爾等遣策伯克等入覲朕適巡
幸南服特遣侍衛護送爾使人等至行在加恩宴賚今遣令起程
所賜爾阿布勒巴木比特等段匹紬綾器什及使人冠服器什銀
兩各有差從前爾等所告搶掠哈薩克之瑪哈沁查明首惡係色
布騰等我兵追入俄羅斯該部落盡行縛獻訊出傷我官兵情事
俱已正法至伊犁駐兵凡塔爾巴哈台巴爾楚克等處與爾等遊
牧相近旣爲朕臣僕當聽將軍大臣等約束不可越境遊牧致遭
驅逐又去年送爾等使人之喀爾喀梅楞達什敦多布遇瑪哈沁

被掠至爾沙呢雅斯蘇勒統所屬章呼斯巴圖爾巴雅木拜之地
卽派沙爾噶勒岱等護送轉回具見爾沙呢雅斯蘇勒統恭順之
忱朕甚嘉悅故於常賜外賞實有加章呼斯巴圖爾等亦俱賞賜
沙爾噶勒岱此次親來又加賞銀兩其各祇受爾等惟約束所部
永矢惓忱以受無窮之澤○乙酉 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
○戊子 上謁 文廟○庚寅禮部尙書陳惠華奏 歷代帝王
廟正殿爲景德崇聖之殿舊制覆殿頂瓦用青色琉璃簷瓦綠色
琉璃考 文廟大成殿瓦前奉特旨改用黃色琉璃今 帝王廟
正殿所祀三皇五帝三代帝王皆以聖人在天子位亦應用王者
之制見值繕修除兩廡仍循舊制其正殿覆瓦請改純黃得旨所
奏是著改蓋黃瓦以崇典禮○癸巳增江蘇安徽浙江學額並減
軍流以下罪

三月甲午朔 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乙未 上幸海甯

閱海塘○丙申諭朕稽典時巡念海塘爲越中第一保障比歲潮勢漸趨北大壘實關海甯錢塘諸邑利害計於老鹽倉一帶柴塘改建石工卽多費帑金爲民間永永禦災捍患良所弗惜而議者率以施工難易彼此所見紛歧昨於行在先命大學士劉統勳河道總督高晉巡撫莊有恭前往工所籤試樁木朕抵浙次日簡從臨勘則柴塘沙性澀汕一樁甫下始多扞格卒復動搖石工斷難措手若舊塘迤內數十丈許土卽宜樁而地皆田廬聚落將移規石工毀斥必多欲衛民而先殃民其病甚於醫瘡剜肉矣朕心不忍且並外塘棄之乎抑兩存而贅疣可乎以茲蒿目熟籌所可爲吾民善後者惟有力繕柴塘得補偏救弊之一策耳地方大吏其明體朕意悉心經理定歲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簣以資擁護庶

幾盡人事而荷 神庥是朕所宵旰廩懷不能刻置者至繕工欲
固購料不得不周見在採辦柴薪非河工秋葦之比向爲額定官
價所限未免拮据應酌量議加俾民樂運售而官易集事其令行
在戶部會同該督撫詳悉定議以聞朕爲浙省往復咨度之苦心
其詳具見誌事一詩督撫等可並將此旨於工次勒石一通永志
遵守毋忽○丁酉諭尖山塔山之閒舊有石壩朕今親臨閱視見
其橫截海中直偪大溜猶河工之挑水大壩資海塘扼要關鍵波
濤衝激保護匪易但就目下形勢而論或多用竹簍加鑲或改用
木樁排砌固宜隨時經理加意防修如將來漲沙漸遠亦卽改築
條石壩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勢庶於北岸海塘永資保障該督撫
等其善體朕意於可興工時一面奏請一面動帑趨辦並勒石塔
山以誌永久○戊戌 上閱兵○己亥諭據熊學鵬奏冊封安南

正副使德保顧汝修將在安南來往文移錄送備案內有顧汝修單銜致責該國王之書鈔錄呈覽一摺該撫於德保等奉使回程將一切往來文移留心體察據實入告甚得封疆大臣之體朝使持節冊封所以示懷柔而昭威信如該國王儀節少愆卽當據理面飭俾知所遵循無稍假借若旣恭順將事則一切無關緊要體式並可無庸介意乃在伊境內時姑爲隱忍旣出境復致書相責此適足以形見小氣怯耳此非可以謬託不辱君命也該國世篤奉上之忱且遠在海外無足重輕不知顧汝修此舉爲何事誠屬可鄙顧汝修本非通達事務之人况出使外藩並不會同正使擅自移書詰責而所爭執者又不識大體著交部嚴加議處德保旣爲正使何以並不攔阻聽其單銜徑行著明白回奏其熊學鵬所奏鈔檄著並發○諭軍機大臣等安南世爲本朝屬國凡遇朝使

冊封至伊國內自應遵行三跪九叩頭禮乃該國王狃於小邦陋見與冊使商論拜叩儀注原屬無知經德保顧汝修援從前杭奕祿等指示成例始知恪遵外藩不諳體制部臣應豫行宣示著傳諭禮部存記嗣後遇有安南冊封等事即將應行典禮並雍正六年及此次業已兩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處告知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遠遵循無愆儀節○庚子免浙江節年未完地丁屯餉漕項並水鄉竈課銀○壬寅 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諭朕奉皇太后安輿莅茲南服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其各處舊有行宮清蹕所駐爲期不過數日但須埽除潔淨以供憩宿足矣固無取乎靡麗飾觀也而名山勝蹟尤以存其舊規爲得自然之趣從前屢降諭旨至爲明晰迺今自度淮而南凡所經過悉多重加修整意存競勝卽如浙江之龍井山水自佳又何必更興土木雖

成事不說而似此踵事增華伊於何底轉非朕稽古時巡本意且河工海塘爲東南民生攸繫朕廬懷宵旰時切紆籌地方大吏果加意修防永資捍禦則茲之親臨閱視其欣慰當何如者而田疇豐潤井里熙恬卽所以博朕愜覽不在彼而在此也嗣後每屆巡幸之年江浙各處行宮及名勝處所均毋庸再事增葺徒滋糜費卽圯壞裱飾不至年久剝落亦悉仍其舊此實不僅爲愛惜物力起見也該督等其各善體朕諭敬相遵守○賜浙江召試貢生沈初等二人舉人與進士孫士毅等二人並授內閣中書○癸卯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丙午 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丁未諭尙書銜錢陳羣原係刑部侍郎著加恩賞給刑部尙書銜○乙卯命潛築直隸各河隄代賑○丙辰命山西歸綏道移駐綏遠城○戊午 上奉 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己未 上

祭 明太祖陵○閱兵○庚申前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
官請旨甄別以重察典見在新疆辦事之尙書阿桂永貴宣力西
陲懋著勞績著交部議敘在內之協辦大學士尙書兆惠梁詩正
尙書李侍堯阿里衮劉綸舒赫德秦惠田富德侍郎明瑞于敏中
俱勤慎稱職著一併交部議敘侍郎何國宗內閣學士世貴俱年
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資光祿識見迂拙自是不宜副都御史之
任著以對品另用餘著照舊供職○免江南江甯蘇州浙江杭州
附郭諸縣本年額賦○辛酉賜江南召試諸生程晉芳等五人舉
人與進士吳泰來等三人並授內閣中書○壬戌祭 江神 上
奉 皇太后渡江○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車駕所經惟橋梁道
路葺繕埽除爲地方有司所宜修補其綵亭燈棚一切飾觀之具
屢經降旨飭禁今江浙兩省塗巷尙有踵事因仍者此在蘇揚鹽

布商人等出其餘貲偶一點綴本地工匠貧民得資力作以活微
潤所謂分有餘以補不足其事尙屬可行若地方官專欲倣而效
之以爲增華角勝則甚非奉職之道嗣後督撫等其實力禁止一
切展去浮靡以崇實政如有仍蹈故習者將來惟該督撫是同著
通行傳諭知之○諭朕巡幸所至凡地方豫備一切飾具殊覺繁
俗已屢降旨繫行斥禁因念同鑾直隸時節令適近端陽恐地方
官不無點綴節景或於趙北口有供備龍舟之事著方觀承先期
實力飭禁毋得稍踵靡文以副朕意

夏四月己巳兩江南瀕臨湖河沮洳之區霖潦堪虞朕爲澤國生
民求保障安全之計親巡規畫如金灣浚壩清口六塘河所有應
添石壩土隄及挑挖疏濬各工該督撫等悉心敷議以聞○庚午
祭 淮神○上閱高家堰諭自濟運壩至運口接建輒工○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癸酉命莊親王允祿等恭奉

皇太后由水路回鑾 上登陸由徐州閱河○甲戌命總督兼御

前大臣內大臣銜者班次列將軍前○丙子 上閱黃河岸新隄

○諭徐州迤西之毛城鋪石壩向遇黃流盛漲隨時啓放宣洩第

司事者經理或未協宜旣恐分減水勢難以併力刷沙且過水太

多有妨民田廬舍前南巡時籌度指示令河臣等慎重封閉毋得

擅啓比年以來中泓刷深見至九尺三寸成效已著銅沛各屬生

計亦均改觀第念水東流深自屬經常不易之法其一時偶至暴

漲不無漫灘出槽積久遂成淤墊議者欲於北岸新隄改建石壩

以資減洩不知有洩則必有淤其爲微湖荆橋等處之患尤不可

不爲深慮今回鑾取道再行規畫與督撫總河諸臣悉心講求自

蔣家營傅家窪等處形勢不宜節宣當如常堅閉外惟毛城鋪迤

東之唐家灣向有倒勾引河可以酌量分洩然不詳定水誌工員無所遵守應遵洪澤湖開放清口見定之規於唐家灣引河亦視徐城水誌長水一丈一尺無庸開放若長至一丈一尺五寸以上再將引河開放俟漫灘水落卽行堵閉仍令該督撫河臣於按誌應放時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清口並照此例行其唯河爲唐家灣下游如遇減水稍淤隨宜相機挑濬俾引河減出之水無致壅滯

○丁丑閱嶧山湖○以伍齡安爲禮部左侍郎

原任禮部尙書

○庚辰

上詣

孟子廟行禮○謁

先師廟○

賜衍聖公孔昭煥幣○辛

巳 上謁

孔林○

諭禮部侍郎員缺著張泰開調補仍留學政

之任刑部侍郎員缺著葉存仁補授蔡鴻業著補授副都御史仍辦刑部侍郎事務其副都御史事務卽著葉存仁辦理○壬午

上詣

岱廟行禮○

調永泰爲雲南布政使顧濟美爲廣西布政

使○以蘇爾德爲湖南布政使胡文伯爲江蘇按察使

由樞

○甲

申諭德保顧汝修奉使安南顧汝修於已離該國輒自致書詰責

見小乖謬德保雖稱曾經勸阻不從然伊旣爲正使所司何事且

並不據實參奏今復命行在德保身係滿洲翰林又何至遲到在

顧汝修之後雖據稱先至靈巖寫摺而朕至靈巖伊並未跪接至

晚始交奏摺其巧辨無能更不待言顧汝修已經革職德保著交

部嚴察議奏尋議德保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從之○

以全魁爲內閣學士

由祭酒遷

○乙酉諭安南世守藩封夙昭恭順朕

心素所嘉予乃者國王黎維禱新嗣特遣使臣德保顧汝修持節

往封自受冊以迄禮成該國王深知感戴中朝恩禮敬謹有加乃

副使顧汝修於起程之後自行移書詰責且不與正使聯銜合劄

朕以其見小乖謬罔知體要已有旨交部處分至該國王於使臣

莅境時先請商五拜之儀必待使臣較定始克如禮未免狃於鄙俗實爲弗當但念該國王一經使臣指示卽遵定制亦可從寬弗論矣該部可傳諭該國王俾知永遵三跪九叩之儀毋再隕越至其送使臣之物亦止應用該國土產如食品布幣之類已足將敬所有例備程儀銀兩究屬非體嗣後永行停止此次雖在未禁以前亦應發還俟該國王謝恩使回之便令其攜往禮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丁亥諭託庸奏查看毛城鋪引河之唐家灣高低地勢恐將來一開草壩水性直注洪睢請添建滾水石壩並接築子堰等因一摺著卽鈔寄尹繼善高晉令其確覈情形會同詳悉妥議具奏尋奏唐家灣係近河灘地漲坍無定草壩可隨時鑲修斷難建立石壩相機啓閉亦不致有直注洪睢之慮至請倒勾河以東接築子堰查倒勾河以東向留空地百餘丈以洩漫灘之水

入唐家灣引河若築子堰則漫水無歸必致淹浸民田託庸所奏均無庸議得旨朕早料汝等議較也○庚寅諭顧汝修奉使冊封安南回途輒自單銜移書詰責該國王見小乖謬已極閱其書彙見可鄙可笑之處不一而足如開章臨別贈言一語以尋常朋友之誼例朝使與外藩已全不識立言之體其他更何足指摘第以顧汝修猥瑣之見或自詡爲不辱君命欲將此彙誇耀入集則不可付之不問也安南叢爾邊藩世奉朝貢今以嗣封請使其恭順自不待言而見卽因其接詔之初咨商儀節以該國敬天五拜爲請正使德保與顧汝修移文斥之該國王卽恪遵三跪九叩可謂成禮藏事矣至以該國築館曠野多陳兵衛以爲蔽人之明塞人之聰近於曖昧此成何語下國方以備物備儀崇奉節使乃謂之任術自小如欲加害者然無論該國接待使臣原無別術之可施

如果欲加害試問伊等二人自揣輕軫褻博之人勢比縛雞何異且安南加害伊二人欲何爲乎至蕞爾外國本無可採訪之處伊又何有聰明之可塞可蔽乎甚至見其衛設三象旗綵盈路幾致喪膽驚疑是又怯懦小夫所不應出此者朕以使臣不達事理若此未免貽嗤僻遠是以交部議處示儆不知者或謬頌朕恐啓邊釁則大不然朝廷中外一家西陲數萬里新疆式擴悉主悉臣其強弱大小較之安南爲何如且以顧汝修移檄詆訶曾不顧慮之區而朕轉斤斤恐其生事哉故凡不辱君命見幾而作之語皆非所論於顧汝修可鄙可笑之爲者特以其支離悠謬迴出人情之外因各於本條縷悉指示顧汝修如將此付梓可備錄此諭及硃批一併刊刻俾寓目者皆知別白儻敢私自單行異日發覺朕必重治其罪用昭欺世盜名之戒批葉並發○辛卯兵部侍郎張映

辰緣事降調○免直隸大興等十州縣應節年未完銀糧○壬辰諭劉藻題參永北府知府馬琪珣營私不職一本向來保舉官員升任後遇有貪賊不法之款審實時將原薦舉各上司分別議處而部員三年俸滿堂官保道府一項向未議及第思司員中分別簡缺保送者其等差非特薦可比該堂官尙可從寬免議若既定爲繁缺則必素信其堪勝艱鉅而保之其薦舉更何差別而該員犯貪獲罪竟不懲舉主以肅官方非情理之平也此案馬琪珣俟貪贓審實卽查取原保繁缺之該堂官交部議處自後並將此通著爲例○諭葉啓豐奏部院堂官於京察前各將司員分等密陳一摺意以事屬無裨何不明請停止而乃隱躍其詞以謂似應裁酌更當如何裁酌耶上年呂光亨條奏原爲甄別人材立法不嫌詳備旣以嚴屬員政守之賢否兼可規堂官衡鑑之公私且恐舉

察時各部或因兼攝大學士及尙書一二人爲政而侍郎等特謂不能自主未免退而藉口是以敕議允行昨閱各該堂官所奏仍係大同小異於察典實無所增損已欲降旨罷其事矣蓋京員辦事一堂優劣原所共見與外省情形不同無論正卿等本不敢任意自專侍郎等亦無從爭衡高下即使果有力能主持之大學士尙書料侍郎等亦不過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而已儻遇同堂實有瞻徇枉撓情弊侍郎等據實指參豈非朕所深望而不易得者然試問卿貳中如恩不彭啓豐程景伊觀保張映辰輩又何能獨具卓識起而佐其不逮乎是密陳旣不足備參稽則公察自當一循舊制以省繁文至其中激揚或不能允當待引見定奪亦自不爽矣所有京察前一年各堂官密陳司員賢否之例著停止葉啓豐摺並發

五月甲午朔諭鄂爾奇達遜經朕施恩在乾清門行走甚爲奮勉
新來之厄魯特即能如此殊屬可嘉伊本係台吉之後本日擊獲
叩闕之人亦甚勇往鄂爾奇達遜著加恩賞給三等伯爵○丁酉
上還京師○辛丑 上詣黃新莊恭迎 皇太后鑾輿居暢春

園○甲辰諭蘇昌等奏嘆咭喇夷商怕喇等以絲斤禁止出洋夷
貨艱於成造籲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辭迫切一摺前因出洋
絲斤過多內地市價翔踊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紵然自禁
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
仍然價踴也此蓋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
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
照東洋辦銅商船搭配紬段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
蠶湖絲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紬綾段匹仍

禁止如舊不得影射取戾○乙巳諭旺扎爾內廷行走宣力有年

茲聞溘逝深爲憫惻昨已賞陀羅被著加恩賞銀二千兩治喪派

阿哥縣德帶領侍衛十員齋茶酒前往賜奠尋予祭葬諡恪慎

爾任理藩院侍郎○丙午以蔡長灃爲兵部右侍郎由四川按察使遷○戊申調

海明爲理藩院右侍郎觀保爲吏部右侍郎以鍾音爲兵部右侍

郎調鄂彌爲陝西巡撫明德爲山西巡撫常鈞爲甘肅巡撫以明

山署江西巡撫原任浙江布政使○己酉以顏希深爲四川按察使由山東糧

道○甲寅冊封拜爾噶斯氏爲 慎嬪霍卓氏爲 容嬪○戊午

諭朕前因御史葉啓豐之奏降旨停京察密奏雖已曉諭其無足

重輕之意昨引見京察一等各員覈之各該堂官保列名單其中

等第參差率不甚相遠惟吏部郎中阿敏爾圖各堂官俱列一等

而彭啓豐獨列爲二等則不免有心示異非偶然品題高下之比

阿敏爾圖係滿洲世族朕習見熟知伊果有出眾長才堪膺重任
外而封疆內而卿貳當已早經擢用豈尋常曹司必待留心甄擇
而定者况京察等次不過就本任職守而言並非卽爲一生定評
卽如阿敏爾圖在部卽內安分供職而又能持正無私顧惜顏面
若選司之銓務銀庫之出入以該員素守論之實可信其無他彭
啓豐之意不過以其族望所在非特爲區別何以知其獨立不懼
彭啓豐人不如其學學不如其文亦從無一言建白一事指陳乃
欲於隨眾具摺之中小示異同如此獨立誰則不能朕衡量人才
如各部院兼攝之大學士尙書侍郎等亦止令竭其分量各抒己
見並不倚爲黜陟其閒或同或異原不加之責備試問吏部各堂
官列阿敏爾圖於一等是保爲封疆乎卿貳乎卽彭啓豐之斤斤
示異若此爲京察大典乎爲取巧市名乎其事固不煩言而易曉

第恐不得見用之人妄生議論以爲卽如彭啓豐之不與人同究可謂能自立崖岸或又謂因有此奏始有此旨中外得悉朕甄材用人之意然朕之勤政與否能識人與否廿七年於此矣天下宜共悉固不待朕之朝綸暮綍以口舌化天下也將此明諭中外俾共知之

閏五月癸亥朔喀什噶爾辦事尙書永貴等奏從前喀什噶爾查出布拉呢敦等果園因伯克等初次呈報不無遺漏臣等曉示令其首出免罪續據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等續報出果園二十七處該伯克等始雖瞻徇一奉曉示卽盡行呈首情尙可原因酌量賞還數處以爲伯克等來城住宿之地其餘入官果園內向產苜蓿草每年可得二萬餘束定額徵收可供飼牧俱造具印冊遵照從之○丙寅郭一裕以老病休致以周景柱爲河南按察使

由陝西補

綏道

○戊辰諭從前準噶爾部落素不安分憑陵眾蒙古自噶爾丹時卽肆跳梁侵擾喀爾喀西藏是以我 皇祖 皇考不惜帑金先後興兵征討數十年來上煩 聖慮伊等野性難馴喜相爭奪以致自生內亂互相殘滅爰有車凌等各率所屬歸誠朕以機會可乘特選將出師埽除兇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不一二年平定其亂肅清疆宇擬欲撫綏其眾俾各安生計詎伊等無福承受數應滅亡復生叛亂是以更遣偏師殲除醜類平定伊犁至回人素爲準夷役使兩和卓木俱經拘禁額林哈畢爾噶我兵勦定伊犁時念兩和卓木均係派噶木巴爾後裔特命釋放送歸原處居住乃小和卓木霍集占受朕深恩毫不知感輒敢反噬傷我王臣因降旨令凱旋官兵乘勢將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回城悉行收服追勒兩和卓木直抵巴達克山部落該回目卽將霍集占斬馘進

獻此皆伊等罪惡貫盈上千天譴是以軍行所過降服者撫之兇逆者殄之數十載未竟之緒五年以來悉爲底定拓地二萬餘里均照內地兵民駐紮屯墾誠自古罕有之奇功也在事奮勉諸臣現經部臣查奏請旨應得世職者約五百餘人朕以敵愾奏功勞績克著酬庸之典卽稍從優渥亦非賞賚無節者比雖其閒實有奮勇出眾及隨營效力之不同但宣力行閒均屬勤勞王事正不必過爲區別此內除達爾黨阿哈達哈皆僨事獲罪無庸議給世職外其餘諸人俱照部臣所奏一體加恩賞給世職各於本身兼帶此皆滿洲世僕得此恩賞世職俸薪養贍家口更覺充裕而八旗添設世職五百餘員旗人生計亦大有裨益並將此通諭知之○戊寅諭顏希深來京陛見問知伊母年老尙欲隨任赴川伊亦不敢奏請改補近地似此母子俱知大義情實可嘉轉用惻然顏

希深著調補江西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卽著石禮嘉調補

○己卯安甯卒調蘇爾德爲蘇州布政使以來朝爲湖南布政使

赫昇額爲廣東按察使

由湖南糧道遷

○辛巳諭續文獻通考館纂進纂

本朕閱宗廟考一門內附入致祀歷代帝王及本朝臣下家廟願

名思義於輯書體例何居蓋旣以宗廟冠部則惟 太廟時貽典

有專崇方稱經常不易至 奉先殿之體重家庭 壽皇殿 安

佑宮 永佑寺之虔奉 神御於宗廟考中敬從附載尙爲不失

禮以義起之文若摭入歷代及臣下非獨其制絕不相蒙揆之分

門本意亦復何取卽云承用宋臣馬端臨原編舊式而往世儒生

之識於大典未克折衷盡善類此者正復不少又豈得違禮而曲

泥之朕意當以宗廟考專門備詳定制外其餘不應附入者別立

羣廟考一門隸之俾名義旣得所安而其書亦足垂遠館臣可錄

朕旨並登卷中○諭王公之女予封食俸乃敦敘九族之典但年久宗室漸多而親屬亦漸疏遠若不立定節制則親屬無由區別嗣後除親王郡王之女仍著照例外貝勒以下止封嫡出一女其餘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朕妾所出例著永著爲例○壬午諭和親王等查審鑲藍旗蒙古印務章京等摺內奏稱平郡王慶恆署理該旗事務時飭查有無冒借宗人府滋生銀兩一事西甯等曾將假託姓名借銀之處稟知慶恆原欲參奏嗣因調任欲待新任都統辦理因而未曾查辦又佐領百福聲稱福甯保捐伊之名圖借滋生銀兩具控於納延泰納延泰止令福甯保交銀代百福支借其餘未曾查辦等因取具參領佛保佐領百福口供前來慶恆納延泰敢如此欺罔隱匿實堪駭異昨西甯等冒借銀兩一案慶恆恆署理旗務時未經查辦朕猶謂彼實出於不知失於覺察故於

伊明白回奏時權其應得之咎罰俸五年據此則是有心貽誤國
事不知伊意欲何爲慶恆身爲王爵朕又加恩令其辦理旗務不
意乃敢如此真堪駭怪慶恆著降二等作爲貝子但伊所襲王爵
伊祖上所立承襲已久今若因伊獲罪永遠降等朕心不忍慶恆
本身作爲貝子出缺再襲時仍襲郡王仍停貝子俸十年納延泰
在日於西甯等種種作弊之處未經查出雖追奪都統職銜並追
繳立碑等項而所賞伊子主事之銜尙未追奪今觀西甯等於百
福具控冒借銀兩時伊竟未曾辦理情殊可惡伊如一息尙存朕
必將伊正法今雖物故若含糊了事無以示懲著將納延泰家產
查抄所賞伊子惠齡主事之職亦著斥革仍令在筆帖式上行走
○丙戌以錢度爲安徽按察使

由江南
糧道遷

○辛卯命西安將軍如松

襲封信郡王

六月甲午諭愛必達等審擬兵部書役撞騙婪贓一案已交三法司覈擬速奏惟摺內將那蘭保雅隆阿察倫泰擬罪之處過於輕縱實出情理之外武弁與書役交通舞弊已屬大千法紀况那蘭保身係滿洲卽不知畏法亦當稍顧顏面何至於下賤書役直以兄弟相稱卑鄙無恥至此已極我滿洲中豈有此臣僕那蘭保著削去戶籍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爲奴雅隆阿係和碩額駙伊林沁之子又曾任侍衛在內廷行走日久豈不知朕整飭吏治官弁升除非么麼猾吏所能高下其手乃竟傾心與之行賄作奸恬不知恥而察倫泰身爲副將大員甚至手持書役字札分致屬員抑令各出己貲均爲玷辱滿洲情難寬貸雅隆阿察倫泰俱著解來京交與刑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創朕前令八旗人員簡用外任原以伊等克守滿洲醇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可觀

足爲外省綵營表率並非僅爲伊等疏通進用之途多得廉俸起見也乃那蘭保等並不思朕造就之恩自願行止竟至甘爲敗類若此今姑示薄懲若再有似此者必將外用之制罷而不行此案定罪在馮鈴隨同率擬已屬不合而愛必達以滿洲世臣且專主定讞見此等寡廉鮮恥之徒其視尋常旗員倍當髮指乃竟漠然不動於中思僅以薄罰完結豈朕平日倚任之意愛必達著交部嚴加議處馮鈴著交部察議並將此通諭八旗知之○命奉天山東運豆進京備糶○丁酉諭三法司覈擬黃在中等交通武員營謀作弊一案該督撫原擬將案內應發煙瘴充軍之劉煊馬元齡因係旗人照例解部完結經法司覈擬不准折枷請發黑龍江當差等語從前定例旗人犯軍流徒罪均准枷責發落者原因國初滿洲習俗瘠樸顧惜顏面京師多留一人卽得一人之用自宜格

外培養又恐遣發外省地方官或轉有不能如法約束之處是以定有此例乃近來八旗生齒日繁漸染惡習浮屠鬻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卽如此案之那蘭保等以滿洲職官竟至與臺吏弟兄相稱交結往還無恥已極此尙可以從前風俗情理論乎況伊等每以銓補外任希圖便安幾與漢人無異獨至獲罪應遣則過於區分亦非大公之道至於漢軍原係漢人凡得缺升轉均屬一體並用犯法應遣更無庸另立科條而若輩向來恃有此例轉以爲身係旗人卽遇罪譴仍可室家保聚不至投畀遠方是非所以愛惜保全適長其遂非怙終之習而輕於扞法也且使此等倖逃法網之人聚集京師尤爲有損無益嗣後凡滿洲犯有軍流遺罪如係尋常事故仍照舊例枷責完結儻有似此寡廉鮮恥之徒其人旣甘爲敗類矣何必復以滿洲成例待之自應削去戶籍依律發

遣其如何完結之處該部逐案聲明請旨庶不致日久高下其手
之弊其漢軍人犯無論軍流徒罪俱卽斥令爲民照所犯定例發
遣不必准折枷責著爲例所有此案之劉煊馬元齡卽著發往煙
瘴地面充軍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丙午命直隸截留漕糧二
十萬石備用○己酉以原任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在伊犁
竭忠全節命於 闕帝廟後設位致祭○乙卯命直隸再截留漕
糧十萬石備用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蕃恭校

秋七月乙丑命直隸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丙寅命河南
運豆進京備用○戊辰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免經
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五○癸酉軍機大臣等議崔陝甘總督
楊應琚等奏沙州在安西府西南二百餘里氣局團聚土沃產饒
其地利形勢非安西可比查自肅州出關至玉門縣屬之靖逆營
卽係分途前往安西沙州之總路由靖逆自沙州抵哈密較之靖
逆歷安西至哈密實近一百六十里且水草豐裕道路平坦應請
令安西知府帶同經歷教授俱移駐沙州從之○甲戌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子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幸木蘭行圍○癸未以五諾璽為湖南按察使

由山西歸綏道遷

秦勇均

為陝西按察使

由山西平陽府知府遷

○是月雲貴總督吳達善奏滇省西

南徼外緬甸連年內訌不靖鬼家宮裏雁與落腳仇殺率眾奔孟坑等處被孟連土司刀派春招去勒索銀物押令歸降鬼家怨恨於閏五月放火劫殺孟連家口二十六人又殺死救護男婦夷人六十三名口奔往猛養孟坑四散竄匿查孟連土司剝削降酋以致鬼匪起意焚害原非外夷擅入邊疆劫殺然宮裏雁在緬甸搆釁多年今復流毒孟連該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卽飭永順鎮府迅督耿馬猛猛兩土司星速訪拏探知宮裏雁在石牛地方隨設法拏獲及其妾婢黨從共九犯俟到省辦理得旨好出力之士司等酌量犒賞

八月辛卯朔吏部等部議准護山西巡撫宋邦綏奏保德州屬河

曲縣僻處萬山城周七里戶僅千餘離城七十里之河保營一鎮亦設有城切近黃河界連草地兵民雜處形勢緊要設參將駐紮文員止一巡檢不能彈壓請將知縣典史移駐河保巡檢改駐縣城從之○丁酉多爾濟卒以富鼎爲理藩院侍郎○庚子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參贊大臣阿桂奏伊犁城垣公署於二月起工七月告竣回人等在固勒扎建造城垣與烏哈爾里克城相倣所造房屋亦俱竣工 欽定烏哈爾里克城曰綏定城門

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甯漠固勒扎城曰安遠城門東曰景旭南曰嘉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壬寅賜哈薩克阿布賚敕諭曰皇帝敕諭哈薩克阿布賚爾遣使都勒特克喀蘇爾統前來進呈奏章懇請賜以璽書願世世子孫恪守藩服若非老成明達樂善循理何以及此果能常存此心朕必疊沛恩施永遠無

數爾所以矢恭順之忱者要在約束所部守分安生但爾屬人等
往往恃大國寬容越境遊牧我駐紮伊犁大臣等慎固封疆自必
嚴行驅逐朕雖欲加恩亦不能廢法曲貸試思爾哈薩克等若非
潛來塔爾巴哈台等處我大臣等何嘗有領兵逐捕之事爾當傳
諭全部俾知朕意今命爾來使等隨錫木蘭觀圖加恩宴賚賜爾
阿布資蟒錦及各色段匹綉綾器什芽茶使人歸時爾其祇受又
賜爾使人品級頂帶孔雀翎衣物器什銀兩各有差爾所奏使人
烏默爾舊居伊犁今願安插該處往來行走已如所請加恩授烏
默爾爲乾清門侍衛准其暫歸挈眷因將來遷移戶口別賞烏默
爾及伊弟等路費銀兩並諭爾知之特諭○甲辰託恩多丁憂調
明山醫廣東巡撫湯聘爲江西巡撫以宋邦綬爲湖北巡撫文綬
爲山西布政使海明爲甘肅按察使

由山西翼
肅道遷

○戊申諭督撫同

省不得交布政使攝篆著爲例

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壬戌改貴州靖江上江二協遊擊爲都司○甲子諭朕閱刑部秋審招冊內有參革四川縣州知州程嘉蕙婪贓妄斷一案該督開泰擬入緩決九卿改定情實初以爲原擬姑息違名已失司憲之正及詳覈全牘開泰於定擬後復將該犯限內完贓聲請減等此則謬戾乖方殊出情理之外於職典尤有關繫前以汙吏虧帑情罪重大陳臬者率引限內完贓減等之條使不肖劣員平日既可恣意侵漁事犯又可出貲末減使不爲執法嚴懲是視帑項爲重而弼教爲輕豈國家慎重刑章轉爲言利起見所降諭旨甚明夫蠹國與朘民爲害維均而因事魚肉窮簷其罪視盜臣尤重程嘉蕙與家人婪索陝民季興詩贓銀入己至六百兩之多是藉聽斷爲肥索之謀而置民事於不問九卿覈

駭以情與枉法無異實爲百喙難辭開泰乃曲爲議貸思以保全
墨吏自謂可積陰德試問伊自負讀書於陳編所載一家一路之
喻豈尙未之知而顧欲縱奸頑以長民害可乎在開泰原以溺於
積習遂致案情輕重失倫雖不敢攬官犯之金巧爲開脫然推其
流弊所極無識之徒踵而效尤勢將賄賂公行細民含冤莫訴夫
朕之嚴於待墨吏乃所以安民也開泰久任督撫遇此等重案不
應出入任意若此此案設令九卿等依據畫題亦自必同干重譴
然使非朕於一切讞案悉心衡量逐案細閱在九卿等安知不以
模稜塞責而開泰又安知不以改入情實委其責於九卿終自以
飢法曲全爲得計哉朕於官方民瘼所關惟慎持三尺俾情罪一
歸平允決不因若輩妄逞伎倆稍爲遷就以撓定憲開泰著交部
嚴加議處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辰改廣東雷州協及徐聞

海安二營隸瓊州鎮轄○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

鑾○辛未裁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駐六塘河專司水利○乙

亥諭軍機大臣等朕檢閱刑部所進本年秋審招冊內江西一省

經九卿改入情實者共有七件之多常鈞前在軍營少有勞績是

以加恩擢任巡撫理應益加鼓勵實心奮勉況秋職大典更當詳

慎覈擬以肅刑章乃該撫一味意存姑息竟致改駁七件從前見

常鈞有漸趨要譽之意是以將伊調任甘肅今於江西秋審一事

觀之是其漸染沽名惡習已可槩見常鈞著傳旨嚴行申飭嗣後

急宜痛加肅改諸事認真方不負委任封疆至意○丙子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戊寅以近京秋成稍歉命五城增廣煮賑○

庚辰命貢院增建轍門並頒內府官本諸書於內簾○甲申建烏

魯木齊城堡賜城名甯邊輯懷堡名宣仁懷義樂全寶昌惠徠屢

豐○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適因老格獲罪查伊什物據供伊之馬畜見俱在富德馬廠內牧放富德馬廠在張家口外第六臺附近地方馬畜並厄魯特男婦人等甚多臺站草京畢齊平扣代伊管理等語朕以勦舊大臣數家內馬廠牧羣設或有之至富德乃烏拉齊伊何至亦有馬廠牧羣是以降旨交巴爾品查明具奏今據巴爾品奏稱富德牧廠內共有駝一百二十隻馬五百十五匹牛一百五十五頭羊三千隻此內除倒斃售賣外見有駝一百一十一隻馬四百七十一匹牛九十四頭羊一千四百六十隻此項馬畜內有少給銀段等物向扎薩克王公等購換者亦有竟向伊等索取者等語此誠意外之事甚堪駭異近年因蒙古等馬畜較前稀少一切官用尙且停止採買富德係理藩院尙書豈尙不知此而反向伊等購買索取馬畜數千有是理乎且其中雖云購買或竟

未給價即使給價以些少銀段便獲如許馬畜亦與索取者無異富德前在軍營所擄馬畜什物正復不少朕豈不知但身在行間稍有擄獲索取尚可容恕是以伊等到來時朕並未深究今到京身爲該部尙書豈可復向蒙古等混行索取馬畜耶今伊管理理藩院便如此向蒙古等索取馬畜若令伊管理銀庫卽將國帑私行取用乎富德乃烏拉齊在軍前稍效勞績朕卽施恩用爲尙書領侍衛內大臣並令在軍機處行走因伊本係烏拉齊恐勸舊大臣或將伊輕視諸處往往留伊地步畀以殊恩卽如去歲阿里衮到京論及伊等前在呼爾珮打仗時富德曾被賊圍阿里衮送馬之便衝入將伊救出伊謂並無此事且在朕前爭論至變顏作勢甚屬非禮若係他人彼時朕必拏問治罪卽明正典刑亦理所當然因念伊如禽獸之愚魯烏拉齊故姑容寬宥伊不思感戴朕恩

反如此貪婪豈謂身已成功便可肆行無忌乎卽以此次大功告成而論亦朕豫爲籌畫調兵發往而眾大臣兵丁等俱遵朕指示奮勇前進始能告成豈伊力之所能乎卽以此次稍有勞績朕卽格外施恩伊平日果能謹身慎行何至以此賊私被朕聞知若謂諸大臣與伊不合將伊陷害而諸大臣之斷不敢行之於朕前者亦眾所共知也若將此事竟爲隱諱不行奏聞始獲伊心豈朕前所能行之事耶卽此看來心術不良之人肆行滋弊雖不自行首出天亦不容必致敗露卽如富德寄信與賁成衮扎布之事朕何由而知亦經成衮扎布具奏朕始得知耳再老格之事與富德何涉因查老格什物供出伊所有馬畜數匹附於富德馬廄牧放等情又查出伊種種貪婪行止此非伊福量已盡不能承受朕恩天奪其魄惡蹟自然敗露而何前因富德微功朕卽格外加恩用之

顯要之任伊如此行爲殊負朕恩著將巴爾品指鈔寄富德令其明白同奏至蒙古王公原不應私行餽送富德馬畜然富德乃該部尙書若不索取伊等因何餽送此次姑不深究嗣後蒙古內若復有私行餽送該部大臣馬畜者朕決不姑貸必一併治罪將此曉諭御前乾清門行走大臣侍衛等外並通行傳諭知之○戊子諭富德爲理藩院尙書忝意妄爲巨無法紀實爲異事若不訊明治罪嗣後何以用人著安泰福隆安馳驛前往將富德革職解解來京○己丑以新柱爲理藩院尙書英廉爲戶部左侍郎○添設山西歸化城等四廳常平倉

冬十月辛卯諭安甯縱容家人李忠在關舞弊侵課肥藁一案陳宏謀久在同城不先劾奏有旨交部嚴加議處旋據尹繼善等查奏李忠在江蘇所婪贖產至三萬兩之多是其平日惡蹟昭著已

爲有目所共見陳宏謀安坐膜視其意何居該撫向與安甯不合
眾所稔知然以此等關繫地方利弊大事豈有引避小嫌之理陳
宏謀果於安甯在時一一據實奏聞朕必深爲嘉予乃既有心隱
徇於前直至事將敗露始乘其身後以一奏塞責蓋其模稜頽廢
之錮習一成而不可變且自揣與尹繼善素號相能遂爾因循玩
愒日甚一日若此則江蘇一切吏治向欲望其力爲振刷能乎不
能所有江蘇巡撫著莊有恭調補熊學鵬著調補浙江巡撫馮鈞
著調補廣西巡撫湖南巡撫員缺卽著陳宏謀調補所有降級之
處著照部議准其抵銷儻不知痛自創艾復蹈故轍則自取罪戾
朕不能更爲該撫貸也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癸巳軍機大臣
等議覆雲貴總督吳達善奏鬼酋宮裏雁之妻橫占等焚殺孟連
土司刀派春分別審擬一摺查宮裏雁係緬甸頭目與木梳之妻

藉牙連年仇殺力難抵禦逃入外夷值孟連土司刀派春招降宮
裏雁猶豫未決先令伊賽攜占及頭目撒拉剎歸降自帶妾婢僕
從暫駐石牛地方撒拉剎因該土司恣意勒取牲畜器物遂糾眾
焚殺刀派春全家與攜占逃逸訊據黨從阿九阿占等供稱宮裏
雁實不知情但伊以勢窮避地詭令妻屬歸投致撒拉剎啓讐焚
殺罪有攸歸應如該督所擬宮裏雁照酋人聚眾劫殺例擬斬立
決傳首示眾阿九阿占訊係知情應照例枷號三箇月從重賞給
功臣之家爲奴其在逃之撒拉剎攜占等嚴飭緝獲另辦刀
派春之子刀派先年未及歲擇本族土舍照管成立後飭令掌管
地方從之○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近日查辦富德家產查出富德
各處營運生理又寄銀與瑚爾起放債圖利隨朕南巡時曾帶人
獲交與高恆變賣富德以微有軍功經朕施恩授爲尙書御前大

臣乃至種種營私罪蹟昭著前命安泰等拏解來京仍念伊有老母其本地所有家產諭令毋庸查辦今看其如此圖利伊回時必有攜帶卽著福隆安會同該將軍將伊本處所有家產查明入官伊舊住房屋著賞給伊母居住仍賞給銀二百兩留產業養贍查抄後福隆安卽將富德押帶來京○丙申諭直隸總督方觀承設法疏濬被水窪地○丁酉諭工部議覆御史湯世昌條奏廣開溝渠以資蓄洩事宜一摺所辦尙未周悉自古力役一項載在方策以其事本爲捍衛民生而設則供官正所以自爲並非徵求無藝也第如摺內所稱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一切並責之閭閻微特小民久樂昇平已素不識公句之令設使地方不肖吏胥因而從中高下其手苛派賄脫何所不有轉非因利利民之本意自宜分晰籌量如其地與民田民舍甚爲切近而工程又屬細微

民開願出己力從事者原可聽其自行疏築不必繩以官法外若其功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難以全任則仍當官爲酌助口食之資庶民不艱而事易集於公私實爲兩得是在封疆大吏飭屬善爲之耳見在京城外道塗低窪已降旨特派大臣會同步軍統領衙門辦理此事南城外應修溝渠道路亦非五城御史等所能任並著工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悉心確勘妥辦○庚子諭國家秋禱大典上繫刑章下關民命慮因時設情法未衷於至當何以昭弼教之苦心每歲刑部進呈各省情實人犯招冊朕必將逐案事由一一披覽使獄情毫無遺漏而各案適輕適重又詳爲稱量比擬有其迹雖涉疑似而情尙一綫可原者旣於冊內折角存記卽情罪重大於法萬無可貸不得已而予勾之案亦反復推勘於所犯實款隨其節目次第折角及勾到前一日與臨勾之時必再三

檢覈務俾毫髮無疑然後予句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皆無憾也夫緩重犯須臾之命使被害者銜冤不得自伸婦寺之仁刑官尙不應出此何況天下共主若以旣罹三尺均屬應斷之刑而不爲銖量權衡將案內細微同異之由並歸無憾則此輕掉之心已乖與眾共棄之本義此朕自揣兢兢明慎固不肯稍存寬嚴之見卽督撫九卿已數爲擬議猶未敢稍緣因任者也第向來句到事畢原閱招冊止存貯內閣其問刑衙門不過與聞臨時商榷之言而先事全局折衷所以一再不釋者未能盡喻又何以定司憲之準所有本年各省情實招冊可於句到後卽發交刑部其近今二三年內閣所貯冊一併檢發該部俾詳悉披釋因端領會庶幾體朕意以求協中則成牘不爲無助著爲例○癸卯諭據新柱奏稱愛烏罕汗愛哈默特沙遣使齎表進貢請令沿途各督撫豫備

筵宴等語愛烏罕係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經行內地天朝百技俱所未覩所有經過各省會理宜豫備筵宴陳設戲具以示富麗嚴肅著楊應琚常鈞鄂弼明德方觀承等整齊備辦○乙巳設伊犁將軍以明瑞爲之○以科布多舊城卑溼命於科布多南哈勒巴山改築○丙午諭今日句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已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仇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及閣臣以趙二業已減流將智洪義可否改入緩決之處夾籤聲明意雖近似於事理猶未剖晰至當儒生牽拘春秋復仇之說如唐陳子昂甚至欲以一時旌誅並行固爲乖誕卽韓愈柳宗元號稱善駁大率不越以其父死於法不死於法爲斷殊不知其父已死於法則固無可復之仇卽不死於法亦必其相鬪而殺者其情固可矜而其死固可寬亦無可復之仇也乃

其子仍推刃仇人之冢亦豈春秋之法所當予此在唐代刑制懈弛其說尙不能無弊况我朝百餘年來明罰敕法審慎周詳若使生殺不關讞司而一介不逞之徒竟爾私行報復其可乎且智洪義謀殺趙倉時毆死其父之趙二尙以論抵在監其時智洪義不得有復仇之說也以謀殺覈擬情實自爲辟以止辟正義第統覈前後緣起智順旣爲趙二毆死而智洪義又復抵償趙倉則是智姓兩命而趙姓一命於事會所值稍覺情有未平朕是以悉心研究將該犯傳句然使徑行改入緩決則無以杜私復之源而與謀殺本律亦大相背戾該犯本年雖已傳句其下次秋審仍應入於情實俟將來年久或遇恩例減等之事再酌量辦理從前廣東省有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毆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降旨改爲緩決蓋其情又與

智洪義不同此皆朕虛心定讞務期纖微悉協既不肯因其似而不研究其真亦豈可以廷議僉同稍存因任之見乎將此通諭問刑衙門知之○諭厄魯特需用牛馬加恩賞給免其扣價○丁未加五城各廠煮賑米石○壬子以徐以烜張映辰俱署內閣學士徐以烜原任禮部侍郎張映辰原任兵部侍郎○乙卯定各省城守尉協領等期滿引見回任六年後再行送部例○丙辰命江西撥米二十萬石運浙江備用

十一月己未朔諭范時綬摺奏京南霸州文安等處地勢低窪易致淹浸請設法疏通添築堤埝改爲水田一事此不過彼以近來一二年閒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成積潦之區殊不知見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設過冬春之交晴霽日久便成陸壤蓋物土宜者南北燥溼不能不從其性卽如附近昆明湖一帶地方試種

禾田水泉最爲便利而蓄洩旺減不時灌漑已難徧及儻將窪地盡令改作秧田當雨水過多卽可藉以潴用而雨澤一歉又將何以救旱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亦其明驗但范時綬既有此奏著將原摺一條鈔寄方觀承閱看或有可以隨宜酌採於目下疏消之法裨補一二者該督細心籌議具奏將此諭方觀承知之尋奏直屬試種水田潴涸不常非地利所宜惟京南之文安霸州保定所屬之安州新安等處其低窪各村莊遇水潴時令暫種稻田涸後仍聽隨宜播種得旨覽奏俱悉○辛酉設伊犁參贊領隊大臣○壬戌命新修寶譜及將軍印譜貯盛京鳳凰樓十寶之次○戊辰諭富德以烏拉齊微末之人由侍衛洊擢副都統西陲之役初命察勘軍站見其尙堪驅策於大兵分路進剿授領隊大臣晉用參贊界

以副將軍數年來不過稟承指示奔走服勤實則覈其更事戎行副將軍不如參贊之久參贊不如領隊之久而身所涉歷率少險多平易以因人集事此朕非常之功不待非常之人之論與富德福將之品題不自今日始定也前者凱旋懋賞念吉林將領中向無受殊榮膺峻秩之員加以侯爵重其職掌若御前領侍衛內大臣兼都統理藩院尙書軍機處行走試問此烏拉齊從來罕邁之典卽令富德自敘成勞敢謂當此無愧否稍有人心亦必斤斤安分既可自保身名兼可全朕用人顏面詎意富德器小易盈肆行無忌以致墮官箴玩國法竟有出乎計料所不及者本年八月伊請假歸省將軍成袞扎布摺奏富德以其不用咨呈輒自移文呵斥朕特謂妄自尊大不識部院體制諭令明白回奏奏到種種支離矯飾不具論甚至大言今日之準部非昔日之準部今日成袞

扎布之爲將軍非昔日額駙策凌之爲將軍此則復成何語彼時亦僅交部議處而老格以侵用官駝事敗供出馬匹寄牧富德廠內自來宗親望族猶不能盡有馬廠富德暴貴未幾安得有之隨令巴爾品查奏則廠中牲畜見有數千之多自軍營私留不交官馬外有直向扎薩克王公勒取者有少爲給價抑令多多購辦者在常人已爲簠簋不飭矧其出自專轄外藩之正卿比年以辦理軍務蒙古駝馬稀少雖官用每議增價並停其採買富德豈未之聞而恣意橫索至是又老格曾掠回部噶岱默特之媳噶岱默特乃久經歸誠效力之伯克况經訴知富德已爲行文詰責旋向老格指名索取自配家人深堪駭異甚且以明知不法之事奏覆狡賴直行欺罔又詢出富德隨駕南巡時夾帶人簣寄託高恆發賣已給價三千兩猶屬伊僕有再須多帶數千之語幸高恆不肯在

揚覓售而已給之銀息不大浮於本是以但行嚴飭不治高恆之
罪若富德以內廷扈蹕大員於嵯使腥羶之藪不思避嫌明目張
膽行同馴僮其貪饕狼藉迥出情理之外因派員檢查家產乃擁
貲至於三萬餘金計伊在營不越六七載分例所得每歲不越七
八百兩加以先後恩賚卽使在家在外不費一錢亦安能委積如
許富德若此兆惠阿里衮舒赫德等又當何似此非從人設計婪
取卽爲領兵假威劫掠無疑當令解京派和親王簡親王軍機大
臣刑部堂官會審富德知出入之數鑿杓難符始稱出兵時曾令
家人攜段布煙茶牟利所致詰以縱有奇贏寄歸一款不應累銀
鉅萬復稱皆用臺站駝裝得省運腳因有倍蓰之獲果爾則侵軍
需而載私橐急負販而滯頒行此五年大功安知非一二年可就
竟爲此等黷貨因循老師糜餉其罪更何可言軍中兜鑒將卒藉

裏帶之餘便規什一朕皆早有聞見不爲推究何則當官必嚴負
乘之誅臨陣不諱詐貪之使理固並行不悖也若輩奮身鋒鏑覲
餘潤以自封事本難爲責備况當國家鴻貺應期膚功大定所
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酬庸以外固無須寸寸較量耳富德回京
封賞之後負恩犯法其事連類而出曩者何嘗一言追論及此耶
昨富德辭窮思遁又自呈告密一封捏攀兆惠家僕亦有營中賣
駝各款其意以素與兆惠等不合今引兆惠等並罹一網非惟足
快私憾並可張大讞牘使朕難以速結此尤小人無恥所爲朕甯
肯黑白不分遽爲此等伎倆所動無論兆惠前事無憑而還朝以
來臺省典司不少未聞見有不檢如富德所爲者然使兆惠果不
自愛朕豈靳多治一人朝廷遠有乏材之慮乃謂富德一經封賞
有事重難究治充類至於跋扈不逞則如之何朕將何以用人爲

也朕加恩富德憐其起家寒陋易爲滿州舊勳世閱輕視故遇事
必爲曲留餘地意轉不無偏向此廷臣所稔知兆惠等卽與富德
素不相能豈能乘伊告假於朕前爲嘗試下石之計儻以富德所
爲移之於兆惠恐其早干嚴譴翻不能滯滯一二年如伊實盈不
已方始因人發覺矣昔富德往援兆惠時中途爲賊所圍會阿里
衮送馬適至得以衝鋒前進乃對朕口奏必自匿受困之由重沒
他人伙助之力悻悻見於詞色時雖詫其謬戾尙或憫其無知何
期驕縱不悛神觀其魄敗露一至此極乎且諸大臣並由朕手自
提策日給使令之人幸際功成朕以功臣寵命之則可若以陳編
所紀汗馬勳高曲賜保全爲例又夢嚙不當出此漢唐以來崛起
之君與將佐本布衣昆弟一旦主臣位定勢疑地偏上以功忌下
以功爭所謂彼一時也朕旁午焦勞敬承 皇祖 皇考數十年

經營未竟之緒鉅任獨肩北惠等聽朕臨遣遵朕指揮止滿洲世
僕之常分伊等既無所爭而朕又何所忌卽忌亦必先自北惠阿
里袞舒赫德等而何有於微末之富德富德卽云有微勞亦已階
崇五等班接六卿所得不爲不厚矣今使罪狀顯著猶爲曲法隱
忍是小功必賞大罪不懲百爾臣工將不知有三尺天下後世謂
朕何如主哉茲王大臣等研質明確所有勒索營私各款已據供
認不諱至軍前劫掠取財一節因見無左證嘵嘵不承然其事與
軍營漁利劣蹟朕原已置諸弗問豈本罪旣無疑議又必更加刑
訊並煩朕之臨軒親鞫耶富德著卽按律定擬具奏恐在外庸愚
無識之徒未曉富德擊由自作始末或疑朕不能破格全其終始
是用明晰宣示俾眾共知之○庚午諭據成衮扎布奏稱杜爾伯
特盟長素諾木袞布因病昏憤不能辦事另請簡放盟長等語杜

爾伯特盟長著博斯和勒補授該部落歸化已久應照喀爾喀之
例補放副將軍見在既有左右兩翼盟長副將軍應設二員車凌
烏巴什著放右翼副將軍巴桑著放左翼副將軍所有頒給印信
敕書均著成衮扎布查照喀爾喀之例辦理○辛未建喀什噶爾
新城○壬申改山西平魯營參將爲都司隸殺虎口副將轄○丙
子諭軍機大臣等開泰等奏金川土酋卽卡滋擾黨壩各土司前
往援助已將所侵兒麥讓地方奪回見飭守備溫欽等詰責查辦
一摺未免先事豫設調停之見於辦理機宜未能領會前該督等
於乾隆二十三年奏金川與革布什咱結親構釁之事雜谷綽斯
甲布兩路進攻屢經傳諭不必繩以官法惟有以蠻攻蠻之策或
相機令綽斯甲布小金川分據其地而彼時開泰岳鍾璜不能體
悉朕旨未免意存姑息是以但取解紛了事以致養成驕縱此時

郎卡初爲土司卽已垂涎黨壩其明驗也殊不知此等鼠子野心卽使目前詰責認罪又安能保其永遠受約安靜乎土司內有革布什咱黨壩等類其力之強弱雖殊然皆可藉此以爲郎酋之敵如果因其挾仇攻擊竟將郎酋吞噬豈非策之最善者著傳諭開泰等見在斷不可有先事部署官兵協力俟助之計致涉張皇所有鄰近各蠻土兵旣集或卽協力勦除分有其地止可聽其各自爲計番境轉可相安儻各土司不能併力勦除而郎卡仍怙惡不悛有必須另行辦理者則亦非該提督等以川省綠營官兵所能任其事開泰等臨時據實奏聞候朕酌辦此時止須靜以聽之不可調派紛紜徒駭番人觀聽也○甲申諭直隸開通溝洫○戊子皇十六子生逾四年而薨未命名

十二月辛卯諭雲貴等遠省督撫提鎮藩臬遇丁憂事故著驛遞

四百里馳奏○已亥諭向例盛京將軍管轄旗人奉天府府尹兼理民事原無統轄嗣因盛京係滿洲根本之地所有州縣官員皆定爲滿缺凡應行查拏私濫經將軍派委官兵前往地方各官自宜會同查緝乃近日拒捕毆差之事不一而足地方官竟視同膜外鄉長保甲並不協力擒捕此皆因將軍府尹不相關涉各分畛域之所致是以各屬員亦存旗民分管意見並不和衷辦理於地方事務甚無裨益不可不爲變通在府尹爲全省大吏雖不可便爲將軍屬員亦當令其聽將軍節制庶旗民事務歸一一切辦理不致參差嗣後奉天府府尹著聽將軍節制遇有應行查拏人犯該地方州縣官卽協同將軍差委之人協力查拏如仍有似此拒捕毆差以及脫逃等事將該地方官交部一併治罪○諭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向因風俗醇樸地方甯謐是以三省旗員皆放本

處之人卽副都統城守尉大員亦有簡放本處者據今看來大非昔比犯人偷濫拒捕種種不法皆由該管官員平日互相徇縱不能約束所致該處大員之缺若仍放本處之人彼此迴護頽俗斷難整飭嗣後遇有東三省副都統城守尉缺出或由京師遣往或於別省調補著交該部臨時將在京及各省應放應調人員開列職名請旨著爲例○丁未命於湖廣安陸府屬沔陽州之新隄鎮添設知縣與知州分地管理均改隸漢陽府轄裁駐新隄之安陸府通判○工部尙書歸宣光卒予祭葬諡昭簡○以董邦達爲工部尙書彭啓豐爲左都御史梁國治爲吏部右侍郎張映辰爲左副都御史寶光鼎署內閣學士

原任左副都御史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

新柱等奏稱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統眾搶掠博羅爾遊牧圍困城池博羅爾沙瑚沙默特情急求救已遣使將素勒坦沙嚴行斥責

若仍不肯止息卽當領兵問罪留額敏和卓辦事等語巴達克山
博羅爾俱已歸順同爲臣僕素勒坦沙不知守分託言欲報舊仇
博羅爾因而情急請救若置之不問其何以服眾心如斥責不從
自當進剿但新柱向來應練戎行額敏和卓頗悉回部情事自當
同往葉爾羌已有鄂對何必留伊辦事卽至巴達克山若必須用
兵葉爾羌官兵甚少昨已派愛隆阿伍岱前往伊犁卽於彼處派
出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千餘名厄魯特兵數百名撥給馬匹合之
葉爾羌等處官兵以三千人爲率始能集事見在霍罕額爾德尼
亦有占據額德格訥游牧之事當量其輕重緩急相機行止新柱
額敏和卓督辦軍務愛隆阿伍岱領隊進剿其和衷商推妥協辦
理並傳諭明瑞永貴等知之○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等奏臣等
遣伯克薩里等曉示素勒坦沙額敏和卓又密行寄書令其悔罪

獻俘遂將來使噶巴尼雅爾斥責遣回正在束裝奉再索取布拉
呢敦妻子諭旨因思與其密爲開導不若顯行索取遂向薩里等
及該來使詳悉曉示並云收取布拉呢敦妻子時須詳加辨驗以
防詐僞葉爾羌識布拉呢敦妻子之人甚多若辨驗不實則索勒
坦沙之罪更重不能再邀寬免該使叩首敬聽遣令起程報聞○
甲寅諭前因準夷未平涼州莊浪等處爲西陲衝要故將西安駐
防之滿洲蒙古漢軍兵丁派出數千名分地駐防今大功告成巴
里坤以西皆成內地涼莊旣非邊徼而該處並無行圍習藝之所
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歸無用見在伊犁建修城堡設立將軍駐
防屯田與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卽以涼莊兵丁挈眷
遷移較爲省便至內地之京口杭州等處亦不必多駐官兵從前
漢軍人等原准其出旗撥補綠旗兵缺此二處兵丁亦應照例裁

汰撥補將所出額缺分別揀選索倫察哈爾餘丁派往伊犁駐防
庶糧餉不致虛糜而伊等得以及時效用差操所得爲國家增一
勁旅著軍機大臣將涼州莊浪官兵作何掣營遷移及裁汰京口
杭州駐防揀選索倫察哈爾餘丁派往伊犁之處詳密定議具奏
尋奏涼州莊浪舊駐滿蒙兵三千二百名見在無須防守應遵旨
令其攜眷移駐伊犁其餘漢軍兵一千名裁缺交該管將軍或撥
歸綠營或令爲民杭州額設漢軍兵千九百名亦照此辦理惟京
口漢軍兵三千三百名係水師營缺應留千餘名於江甯滿蒙兵
六千名內擇其熟諳水務者撥往再將漢軍兵缺裁汰各項額缺
給與索倫察哈爾餘丁往駐伊犁交該管將軍都統揀選索倫一
千名察哈爾一千名作爲馬甲照例於應得兵餉外給與鹽菜銀
兩統計遣往兵丁共五千餘名並其眷口將及二萬名須陸續派

遺議於所揀餘丁內派索倫五百名察哈爾五百名於春草萌生
時先往其眷口著後去五百名攜帶涼州莊浪滿蒙兵自明年爲
始分爲三起按年起程從之○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
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四十七萬二千四百六十一名口各
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三石九斗一升
七合二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正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近因巴達克山霍罕使人入覲詢素勒坦沙搶掠博羅爾一事據稱博羅爾沙呼沙默特於上年害素勒坦沙之弟是以統眾復仇並非以舊事支飾又詢額爾德尼伯克搶掠額德格訥一事據稱額德格訥人等曾搶掠安集延額爾德尼始行報復且俱云若遣人曉諭自當遵行等語看來外藩相攻亦互有曲直不得謂之無因永貴新柱等此時當行文曉示不必張皇辦理但該部落等一切情事自應據實奏報若專云曉示而不問情事之輕重儻有貽誤則伊等當任其咎俱著傳諭知之○癸亥藩直隸河道○丁卯 上大閱於暢

春園之西廠命各回部使臣從觀○修盛京句驪河西橋道○己巳賜愛烏罕愛哈默特沙敕諭曰爾遠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覲具見誠悃朕以葉爾羌大臣奏報特派侍衛迎護爾使和卓密爾哈等前來入覲朕疊沛恩施屢申宴賚賜爾蟒錦段匹紬綾器什使歸曰爾其祇受又賜爾使及隨從員役段匹皮張器什銀兩各有差並諭爾知之覽爾所進表文謂相去遼遠向爲準噶爾回部所隔未能通使中國今聞諸部率服不勝欣慰是以入覲朕深爲嘉悅至準回諸部朕非利其土地人民因伊等自相殘害羣生不安是用發兵拯救從前準噶爾達瓦齊乘機自立旋爲大兵擒獲阿睦爾撒納已降復叛大兵窮追至俄羅斯遂伏冥誅及回部霍集占兄弟負恩反噬敗逃至巴達克山爲素勒坦沙所殺獻馘歸誠今伊犁葉爾羌等處咸入版圖霍罕布魯特諸部盡爲臣僕

朕寬其貢賦有來修歲事者優加賜賚爾雖逃聽亦應聞知至爾所奏瑪爾塔汗納巴拉池聞爾取扎哈那巴特城鳩其鄰部合馬步各數十萬眾來爭至奇里納勒聞爾領眾前來伊等俱避入帕尼帕特城爾攻圍六月殲其大伯克數十人黨眾十萬餘獲金銀器械無算夫納巴拉池既能鳩合黨眾如許乃未經接戰卽入堅城坐待誅戮其事殊不可解爾又云欲往攻布哈爾聞已歸附中國不便侵伐足昭恭順之忱朕爲天下共主中外一視賞善罰惡惟秉至公爾此次因素勒坦沙抒誠遣使其循理守分可知且如爾奏數年來各處攻戰未獲稍安則爾之屬人亦殊勞苦尙其和協鄰封休養部落俾羣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澤於無窮特諭○賜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敕諭曰爾所遣使人阿布都爾阿木咱等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蟒段紬綾器什又賞爾使人及隨從員役

段匹皮張銀兩各有差並諭爾知之爾受朕恩深重應謹守天朝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再去歲汝弟爲博羅爾戕殺汝因報復遂有殺掠但博羅爾係與汝一體內附之人汝等雖有仇怨亦不可奪其土地人民前據葉爾羌大臣等奏稱遣薩里等往諭汝歸所掠於博羅爾朕特面諭汝使汝奉到朕命宜卽遵旨給還慎勿延緩庶可以永邀隆恩若觀望抗違則葉爾羌大臣等必請旨發兵問罪悔無及矣特諭○賜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敕諭曰爾所遣使巴巴什克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蟒段綉綾器什又賞來使巴巴什克段匹皮張器什銀兩各有差汝受朕恩深重應謹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再額德格訥之人去歲侵掠汝等安集延商人汝因報復掠彼鄂斯等

地但額德格訥係與汝一體內附之人汝雖有仇怨亦不可妄肆
攻奪前經喀什噶爾大臣移咨令汝給還所掠額德格訥土地人
民今朕已面諭汝使汝奉到此旨卽遵奉歸還慎勿延緩則可以
永邀隆恩若遲延不給駐紮喀什噶爾大臣等必具奏請旨發兵
問罪悔無及矣特諭○賜額德格訥阿濟比衣敕諭曰汝遣使色
哩庫楚克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段匹紬綾器什又賞汝使器什
銀兩各有差汝受朕重恩應奉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
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毋得抗違庶祇受
隆恩於無替特諭賜賚哩克光瑪喇特此
衣沙蘇比衣敕諭同○賜右部哈薩克奇齊
玉斯努爾里等敕諭曰汝等仰慕皇風輸誠表貢遣使入覲經駐
紮烏魯木齊大臣等奏到朕心嘉悅已令護送到京加恩宴賚賜
汝等段匹紬綾器什並賞來使等翎頂器什銀兩各有差汝遠在

遐荒未通朝命聞巴達克山霍罕各部落各部布魯特及鄰近之
鄂爾圖玉斯哈薩克阿布賚等俱已歸附祇受殊恩汝嚮風景化
願爲臣僕進貢馬匹具見惻誠念汝遊牧之地甚遠初通貢使賞
賚特優汝受天朝大恩應謹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以期永
膺優眷特諭

賜右部哈薩克奇齊玉斯巴圖爾右
部哈薩克烏爾根齊哈扎布敦同

○賜哈薩克阿

布勒畢斯等敕諭曰汝等所遣使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等段匹
器什又賞給策伯克索勒屯薩呢雅斯索勒屯圖庫索勒屯哈木
巴巴索勒屯等段匹器什又賞來使翎頂段匹器什銀兩各有差
汝受朕厚恩宜約束屬人安居遊牧毋得越境若恃恩貪利復潛
往塔爾巴哈台等處遷移則駐紮伊犁將軍大臣等必申明約束
驅逐出界傷汝牲畜朕不能爲汝庇也當謹遵節制以副恩養特
諭○壬申命尙書阿桂軍機處行走○戊寅命永定河加築月埝

開減河以工代賑○壬午諭河南巡撫胡寶瑛幹練老成恪慎精敏敷歷中外宣力有年昨因舊病復發遣御醫診視尙冀痊可茲聞渣逝深爲軫惜著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其遺摺內請入籍江蘇青浦縣之處並著照所請行尋予祭葬諡恪靖○諭葉存仁著補授河南巡撫蔡鴻業著實授刑部侍郎蔣樸服制將闕著補授副都御史禮部侍郎事務仍著張若澄署理○裁直隸州縣額設應差車輛○甲申准大學士史貽直之子知府史奕璠留京侍養以四品京堂用○授工部侍郎納世通爲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命安徽正陽關稅庫移設道署○乙酉建運河西隄木橋○戊子裁山西北路軍營臺站

二月己丑朔命河南山東購黑豆五萬石運京平糶○弛奉天海

運禁○辛卯 上幸南苑行圍○壬辰命方觀承葉存仁會勘漳
河水利○甲午 上御經筵○丙申定慶賀 皇太后 皇上表
文本內及貼黃用黃紙 皇后慶文本內及貼黃純用紅紙面葉
俱用黃綾無庸加綴○戊戌諭方觀承奏疏消積水時屆春和農
民力作伊始非竭力亟爲濬涸何以使舉趾者無誤春畝前永安
顧光旭會奏近京水利服務若令往勘自當盡心但地方散處恐
難兼顧著揀派科道二員分路董司副朕軫念閭閻至意○己亥
諭戶部議覆御史顧光旭條奏資送貧民回籍一摺援引前敕成
案以此例一開恐致無業之徒混冒虛糜於災黎無益爲言是僅
推其流弊而未深究夫有名無實之本源無識者將未免仍疑爲
節省帑項起見非朕軫念窮民熟籌調劑之苦心也從前臣工等
奏請咨送回籍曾經降旨允行者原因此等災民如果本籍自有

田廬固不當聽其播遷失業今經日久體驗流民中遠出謀生者
悉係故土並無田廬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復還卽還其故鄉仍一
無業之人耳且無論一領路費潛移別處去而復來有何查驗卽
賣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則必押解濫及無辜亦非政體也朕因直
屬兩年秋霖過多加恩蠲賑不啻再三又念京師爲五方聚處之
會令五城加廠平糶給賑卽贐正供鉅萬無所靳惜又何有於區
區資送之一節然已洞悉其一無實濟而猶曲徇陳言矯情示惠
必不出此也且流民故鄉旣無生計四出傭趁卽揆之古人無常
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俾之並生並育又何至束縛驅策強
以勢所不能堪朕意以爲與其資送無實濟不如加賑濟之期俾
民獲實惠之爲愈也救荒無奇策惟以體恤民隱爲要設令被災
至重甚至有田之戶亦槩行遠徙則所以籌撫綏必更有大爲設

施者又豈待此資送虛文所能濟其萬一哉摺內已降旨依議並
通諭中外使明知朕意○改陝西滿洲漢軍副都統爲左右翼副
都統滿洲蒙古漢軍人員一體補放○庚子命原任戶部尙書高
其倬之孫侍衛高焜以六部郎中用○辛丑定湖北糧驛二道庫
責成督撫盤查例○甲辰以海明爲盛京禮部侍郎○調永甯爲
盛京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爲兵部侍郎○乙巳增設廣西永甯營
○丙午定直省同知通判藩庫支給養廉例○丁未 上啓鑾謁
東陵○撥部庫銀八十萬兩於直隸備賑○命兆惠馳往天津
勘疏濬水道事宜○庚戌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命截留河南山東漕糧十五
萬石於直隸備賑○改烏魯木齊副將爲總兵歸巴里坤提督轄
○乙卯諭據葉存仁奏河南各屬挑濬河道溝渠俱一律寬深等

語是豫省水利工程已著有成效因思直隸連年積水未消見難多方宣洩看來終不如豫省之妥善從前河南疏濬河工皆侍郎或曰修協同辦理此時或曰修服制將閱著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命江南瀕海之華亭寶山等縣改建塊石鑿塘

三月戊午朔葉爾羌辦事尙書新柱等奏據派往巴達克山薩里等呈稱開導索勒坦沙已交出布拉呢敦屍骸並伊妻子謹將表文及致臣等書進呈下部知之表文曰巴達克山伯克臣素勒坦沙謹奏請 聖鑒自爲臣僕受 大皇帝深恩實出眾伯克之上今布哈爾烏蘇伯克等皆以臣殺害布拉呢敦霍集占等結怨與兵臣雖勉力支持然別無可倚賴所幸爲 大皇帝臣僕實心效力整頓部落卽身故之日亦必屬付子孫無改臣在日恭順至臣

地所埋布拉呢敦屍骸及其妻子僕人蒙葉爾羌駐紮大臣等遣使查取臣不敢遲誤卽遣臣親隨密爾咱阿達里布等呈獻並令入覲諭軍機大臣等新柱等奏稱素勒坦沙呈獻布拉呢敦屍骸及其妻子遣使入覲惟伊侵掠之齊特喇爾尙在致書自辯未卽付還仍行嚴飭令薩里等同密爾咱阿達里布前往等語新柱額敏和卓所辦巴達克山事宜甚屬妥協著交部議敘仍各賞御用荷包鼻煙壺薩里等著賞給段匹以示鼓勵覽傳示素勒坦沙書詞稍覺嚴厲伊進表致書頗屬恭順此次往問侵掠齊特喇爾之事應加以撫慰但業已發行亦自無礙若素勒坦沙盡還侵掠固善其或尙有遲疑推託亦不必遽示兵威卽作速奏聞候旨○己未 上還京師○庚申臨漳壩工合龍○壬戌諭去秋直屬瀕水窪下之區因秋霖積潦猝難消涸恐誤閭閻東作屢諭方觀承令

其乘時設法疏導以重農功該督初奏一俟春融再行相度經理
繼復以海不受水爲詞俱於摺內批諭毋得稍事因循致誤地方
受累然猶以方觀承身任總督情形自所熟諳且當兩年秋雨過多
沮洳之壤未易一蹴施工兼以辦賑殷繁亦難以分身兼顧是以
御史永安顧光旭等先後具摺條奏朕尙意伊等身居局外坐
言易而起行難設令伊等與方觀承易地而處亦未必能剋期集
事轉不無曲諒該督俾肩其責者無掣肘之慮此朕本意也嗣據
該督具奏文安大城等處疏濬事宜築隄車戽從事旣苦拮据奏
功殊難迅速卽令永安顧光旭並添派御史二員前往勘辦及至
詢問接駕諸臣以天津海口不應專恃五閘宣導以致停淤不暢
而鹽政達色亦僅圓融其辭以多增數口想係有益無損爲對朕
知此事非特遣大員不足以收實效因命兆惠馳往相度將各處

溝閘開放寬通不過數日之間閘口水落數寸而內地已涸出二十餘里靜海等窪地亦涸出十分之六是豈海之受水適當兆惠到彼時耶可見事在人爲前此該督辦理遲誤之愆更無由置喙矣在直屬兩年被潦成災較重爲大吏者經營補苴倍當竭蹶朕委任封疆雖細事必加體恤從不肯以歲時水旱之偏諉過督撫則爲督撫者何所顧慮而不爲民請命耶方觀承如果不存護短之見悉心早爲籌議具奏朕或指示規畫或派員伙助何所不可顧乃一切模稜不惜曠時玩事若此朕安用此督撫爲耶昨有旨已將方觀承交部察議今細覈見在積水消涸情形非按例察議所能示儆所有督理之方觀承及布政使觀音保並天津等各屬俱著交部議處以爲玩視民瘼者戒至天津道那親阿霸昌道額爾登布天津府知府額爾登額俱專駐該處之方面六員率屬親

民尤爲切近及早將一切疏洩事宜據實稟請督臣籌辦如言之不聽不但可以直揭部科卽用摺據實密奏朕必深爲獎予况朕於道府召對期望造就初不以有司之職待之中外誰不共曉那親阿等以滿洲世僕在部院中尙能曉事是以擢用外任俾知實心報效乃湔染外吏惡習一味仰承風旨於地方重務視同膜外若不重治其罪何以示各省道府之戒那親阿額爾登布額爾登額俱著革職發往巴里坤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夫以直隸近在畿輔而道府之承順總督畏首畏尾情狀若此又何論於各省乎嗣後直省監司郡守等員不知儆省有仍蹈此轍者朕必按此例嚴處直屬水利俟奏日修到日會同通行勘辦外見在天津文安大城等屬積水減退情形並各處隄閘工程仍著兆惠同方觀承卽速馳往審度經理副朕軫念元元至意○癸亥 上親耕藉田○

甲子 上啓鑾謁

泰陵

○命直隸被災五六分以上州縣及車

禍經過不及應賑分數通州等三州縣均予加賑一月○丁卯

上謁

泰陵回鑾

○庚午

上還京師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永

貴等奏稱挖穆齊圖等前往霍罕以利害曉示額爾德尼伯克卽

遵約束將所侵阿濟比之鄂斯等處交還指給等語額爾德尼伯

克頗屬恭順伊將來若常能如此可以永荷朕恩著納世通傳諭

伊來使等知之再納世通在京奏對曾有永貴新柱等所辦巴達

克山霍罕事體稍覺過當之語今看伊等辦理如此妥協可見駕

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致驕肆自當恩威並用俾先知所懼

則其感益深足以豫弭滋事之端並傳諭納世通伊至喀什噶爾

時遇此等事當慎持大體加意辦理不可苟且塞責○諭聚勒坦

沙遵奉傳飭送出布拉呢敦屍骸及其妻子所進奏章頗爲恭順

朕深嘉悅著加恩賞給素勒坦沙段八端交伊使齎往並著新杜納世通等將朕鑒悉素勒坦沙悃忱加恩賞賚之處傳諭知之○甲戌諭前因天津文安等處積水停淤該地方官不能及時疏洩致誤春耕是以降旨將天津道那親阿霸昌道額爾登布天津府知府額爾登額一併革職發往巴里坤效力贖罪以爲玩視民瘼者戒在該員等貽誤地方咎皆自取但覈其致罪之由微有不同若不量爲區別轉無以儆職守而示創懲那親阿駐紮天津積水情形日所目擊乃竟漠不關心聽其淤遏實屬罪無可逭額爾登布於所屬疏消事宜固多延緩然尙有查勘災賑諸務一時或難兼顧知府額爾登額雖未能早爲籌辦但河務究非其專責並較那親阿情稍可原額爾登布額爾登額俱著加恩發往甘肅交與總督楊應琚差遣試看額爾登布以同知委用額爾登額以知縣

委用俾各黽勉自勵以觀後效○乙亥增貯山西太原府倉穀二萬四千石○丙子增築河南臨漳縣護城隄○設甯古塔獄○乙酉 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甲午命撥西安滿洲兵二千名移駐涼州莊浪涼州留副都統一莊浪設城守尉一○乙未論昨閱部本議處瑞昌縣知縣劉景福聲敘疏縱參革千總朱振清脫逃事由因飭查原參治罪本案則該弁始以侵用旗丁銀米繼復畏罪潛逃情罪甚屬可惡而刑部僅引平民犯罪脫逃例於本罪加等定案又復援赦減徒執法殊未明允職官與常人地分迥殊常人因逃加等示懲於法已足若旣身列一命卽不得藉口不知功令其愧懼當萬倍常人卽有大戾亦惟束身歸罪而已乃竟悍然竄迹行如鬼域藐視刑章若不分別差等俾共知儆惕則君子懷刑之義何在且旣爲職

官自不當與常人一例看守是易致脫逃而教人犯法也此案朱振清著拏交刑部另行治罪嗣後職官犯罪脫逃應如何準情定律比照平民加重治罪之處該部詳悉定議具奏尋奏律載犯罪事發在逃者加逃罪二等官吏杖一百所避事重者各從重論嗣後職官負罪脫逃除罪應斬決絞決者毋庸議外斬候絞候改斬決絞決軍流改絞候徒改軍杖笞改杖一百徒三年朱振清拏解到日卽照此例辦理從之○霍罕額爾德尼還阿濟比衣侵地議敘辦事大臣永貴等有差○命五城各撥黑豆八十石平糶○裁吉林通判一○丁酉禮部議准安徽巡撫託庸奏桐城縣明故卒黃成當流寇圍桐時被執脅以賺城至城下畢吐賊情賊支解之桐邑得免請從祀忠義祠從之○戊戌命直隸東河冷口等十三汛額賦歸入溝同知徵收○己亥命奉天購米四十萬石山東河

南各購米二十萬石運直隸備用○癸卯 上詣 黑龍潭祈雨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刑部奏湖北歸州民婦張吳氏犯姦

一案據供伊夫張洪舜及伊夫兄張洪貴因盜案監禁等語查張

洪舜等弟兄名姓與從前該州趙泰交濫刑妄斷案內之張紅順

張紅貴字音相同前案審釋未逾數月如果係良民何以復犯大

案且又並未題咨報部其中情節種種未協請交該督撫逐一查

審一摺已批依議速行仍著該督撫卽行摺奏矣今思此案疑竇

多端若非徹底清查難分涇渭特派侍郎阿永阿會同河南巡撫

葉存仁前往該省查辦務得實情著傳諭愛必達宋邦綏於阿永

阿等未到之前將此兩案確查卽行詳悉覆奏此事外閒輿論紛

紛一經欽差查辦自難絲毫掩飾愛必達從前不過暫署撫篆爲

時未久宋邦綏更屬新任皆非經辦此案之人若從前辦理果係

舛錯不妨據實奏聞卽未能訪聞更正過非出於有心尙可不加深責儻稍存成見迴護前非將來審案水落石出則該督撫取戾更重朕斷不能爲之曲貸也將此傳諭知之○辛亥諭向來親老改補近省者赴補時卽照例歸部坐補原缺得缺後然後引見但念該員等在部需次動輒經年其材具尋常者原不妨稍待時日儻其中或實有出眾之材坐令淹滯未免可惜嗣後著照病痊赴補之例一體帶領引見候朕酌量降旨分別錄用又例稱此項人員內在改補之缺一經卓異卽改入升班免其坐補原缺同一養親而得遇薦剡遂爲終南捷徑恐日久漸開夤緣趨避之風將來此等改補近省卓異人員並著該部於引見時將緣由附摺聲明其公當與否自難逃朕洞鑒如此則有用者旣可及鋒而試而卓薦者亦可杜干進之門無枉無縱於銓政更爲平允著爲例○壬

子賜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寅裁歸化城都統命副都統二員分駐綏遠歸化二城協同將軍辦事

五月戊午以寶麟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壬戌御史王懿德奏

翰詹諸臣大考卷向不彌封雖大臣校閱矢慎究未免形迹之露

請嗣後彌封並令閱卷諸臣在文華殿住宿得旨嗣後考試翰詹

等官試卷俱著彌封至請在文華殿閱卷之處不必○以趙孫英

為四川布政使由貴州按察使遷○癸亥命尚書阿桂馳往直隸霸州等

處會同侍郎裘曰修總督方觀承督辦疏濬事宜○以熊繹祖為

貴州按察使由廣東驛糧道遷○甲子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昉奏臣世

子緯早亡復蒙天恩封子愼為世子今又身故臣年及髦儲嗣久

虛宗祀孤危旦夕傷悼愼生有子祚年已十二國計人心繫此一

綫伏願曲加矜察頒降封典小邦君臣感激無地等語查李祚年

未及歲與請封例不符而其情詞懇摯殊屬可憫應否准其請封
所進禮物應否賞收出自 聖裁得旨准其請封所進禮物著暫
收貯准作正貢尋遣散秩大臣弘映頭等侍衛廣亮往封○乙丑
諭果親王年幼素不安分往往向人請託習氣最陋已交軍機大
臣審訊矣至王府長史乃管一切事務之人王有過舉自當匡救
今索柱竟視同局外並不匡正著革去長史交軍機大臣一併訊
明定罪所遺員缺著永興補授永興卽同王之諳達嗣後各事宜
盡心辦理儒王不納其言永興卽行參奏如坐視不能匡正並將
永興治罪○諭前刑部奏湖北歸州盜犯張紅順等於前案業經
開釋而後發盜案張洪舜字音相同該督並未報部事屬可疑因
命阿永阿葉存仁馳驛前往會勘並諭該督撫先行奏覆乃愛必
達宋邦綬奏到惟以前後文移往返游移之詞種種支飾而於兩

案情節關鍵並無一言別白此則復成何語督撫於盜犯重案不問有司詳稟翻覆止知按例批飭已屬不成事體况卽如所奏批飭往復塵案已極紛繁而何獨先靳於報部之一牘是其情固不問可知且使張洪舜果非真盜從前旣負奇冤又備嘗苦累豈有甫經昭雪旋甘自陷於大辟爲誣曠者實其言此三尺童子不可欺誑之事而因循不悟一至於此甚乃以後案自認確鑿之盜甫經錄報旋復翻供並以一囚待質一賊待按坐使全案兇渠稽戮至三四年之久推此以觀地方吏治尙可言耶國家將焉用此督撫爲也至宋邦綬莅任日淺前案並未承辦受事之始旣知案情矛盾又經趙奉交李作楨等具詞赴訴伊卽據實奏聞朕自必探爲嘉予又何憚而不爲是其一味模稜不過瞻顧總督徇庇臬司耳殊不知朕教大臣以同寅協恭原期以奉公體民爲重若似此

私心附會置公事民命於不問顧可謂之和衷共濟乎且於同官
不惜瞻顧徇庇而乃敢於朕前支詞蒙混則誠何心此案情罪輕
重俟阿永阿等鞠訊明確後該督撫等自有應得之罪卽此一摺
之支離牽慊已出情理之外斷不可不加以嚴懲愛必達宋邦綬
卽著交部嚴加議處看來伊等如此扶同捏飾非沈作朋從中力
護前非播弄慾懣亦不至此況盜案枉縱司臬者本屬罪魁沈作
朋卽著革職鞫問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丙寅喀
什噶爾辦事尙書永貴等奏據伯克噶岱默特稟稱灌漑回部地
畝水道一赫色勒河出喀什噶爾西喀布喀山中灌漑東南一帶
托古斯恰特賽爾捫喀什噶爾哈喇刻爾多羅特巴克阿爾巴特
牌租阿巴特等大小村莊過巴爾楚克歸羅布諾爾一托庸河出
喀什噶爾西北托庸山中灌漑東南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霍

爾干阿斯騰阿喇圖什伯什克勒木等大小村莊與赫色勒河合
流過巴爾楚克一圖巴里克河出喀什噶爾西南吉斯嶺及西邊
烏帕勒山中東流會於圖捫上流向東灌溉汗阿里克提斯袞赫
色勒布伊等三村莊下流向東北與赫色勒河合流過巴爾楚克
俱匯羅布諾爾一庫森提斯袞河出喀什噶爾西南英吉沙爾城
西羌琿山中灌溉東北英吉沙爾各村地畝散流於戈壁惟赫色
勒布伊提斯袞汗阿里克三處分引圖巴里克河水不足用請自
赫色勒河東南濬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村又托庸河
水湍急地畝多衝今添建土石隄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仍時加
修葺報聞○己巳諭果親王弘瞻以朕幼弟自孩提養育迄於成
人乃不知祇遵朕訓承受朕恩屢蹈誓尤罔知繩檢如從前開設
煤窑占奪民產並奉命盛京恭送 玉牒謾奏先赴行圍等候種

種謬戾乖張難以毛舉朕皆以年幼無知不忍遽治其罪曲加訓
飭冀可就悛詎意庸妄日增非法干求迹更彰著其所關於家
法朝綱人心風俗爲甚大有不得不與內外臣工剴切宣示者去
年因富德罪案有於隨駕南巡時私託高恆售賣人蔭一節因思
法度肅清之日富德以新經任用之人輒爾恣意橫行若此則凡
王大臣中保無有同蹈此轍者因召高恆至京面爲詢問御前大
臣軍機大臣內如大學士公傅恆協辦大學士公兆惠等有無授
受情事高恆力言無有及再三嚴詞詰責始奏出弘瞻有責償買
賣人江起鐸夙逋令護衛引赴高恆家託其帶往揚州賣獲牟利
經伊正言相卻其事深駭聽聞恐平日似此行爲不僅止是當命
簡親王誠親王和親王會同年軍機大臣查訊護衛太監等並諭弘
瞻若再欺飾更屬罪無可逭弘瞻始據實一一開出與所訊之供

無異竟至於各處織造關差等俱有略給價值派辦繕段什器不一而足其最可異者朕特命大臣揀選官員此何等事弘瞻竟以門下私人關說挑取請託阿里衮雖阿里衮執法力拒而弘瞻冥心干與朝政毫無顧忌一至於此此風一長將內務府旗員之不已外而滿漢職官內而部院司寺勢將何所不有且高恆等於弘瞻尙如此顧忌則將來諸皇子若效其所爲誰復有奏朕者朕實爲之寒心我 皇考御極之初阿其那塞思黑等狂悖不法並經苦心整頓此王大臣所共知揆厥所由因 皇祖臨御六十餘年聖壽崇高諸王等各爲闡侯所播弄分立門戶肆威漁利入者主而出者奴彼此交相傾軋無所不至非大加懲創國法將不可問然以當日前事觀之此果 宗社之福王公卿尹之幸天下士民之樂乎否乎且如果毅親王在 皇考時任事最久賞賚亦最

優諸王中較爲殷富弘瞻旣得嗣封租稅所入給用以外每歲贏
餘不啻鉅萬何至交結侵漁不畏科條不顧顏面竟至此極耶又
其最不可解者本年果親王母謙妃千秋 皇太后諄諭弘瞻令
將豫備稱祝之儀陳設宮陛爲果親王母妃增輝乃抗不遵循及
蒙 懿旨屢詢猥以朕並未加賜稱祝不敢自行鋪張與朕鬪富
是則復成何語朕纘承 皇祖 皇考大統凡王公及大小臣工
之所有何莫非朕之所賜卽何莫非朕之所有而弘瞻乃以鬪富
爲詞非獨其識見鄙悖抑實緣自知所進菲薄難掩觀瞻是以詭
言自文且復逞其私心憤激而已殊不知謙妃位分原非和親王
母裕貴妃可比裕貴妃母年長於 皇太后朕孝奉 皇太后其
次卽應致敬裕貴妃是以自六旬以來隆禮稱祝誼固宜爾謙妃
年甫五旬朕遵 祖宗成訓向不相見至千秋分例所有何嘗稍

缺於供其祝禮之舉或俟之六表以後則於情理方協弘瞻乃轉
以此自託微詞諷朕是誠何心且弘瞻坐擁厚貲於侍奉母妃之
道方當竭誠備物以博歡心乃不惟不能自盡孝敬而轉時向母
妃多所索取豈爲人子者所宜出此耶弘瞻素恃口給恬不爲怪
如近日園中不戒於火諸王並皆進內弘瞻所居最近而其至轉
在諸王之後且嬉笑如常毫不關念又強引到園會見誠親王巧
言爭辨及誠親王以末至相見無解到遲詰之不覺語塞所謂小
聰明是大糊塗孰過於此至若和親王與弘瞻恭詣 皇太后宮
請 安其儀節僭妄尤非情理所有昔 皇考時 孝恭仁皇后
宮諸叔輩皆例不得見 面請 安今朕諸叔咸在誰非身歷之
事朕於和親王及弘瞻推恩惇愛視同一體於此可以自信顧轉
恃此不循軌度直於 皇太后寶座之旁膝席而跪坐按以尺寸

卽朕請 安所跪坐之地也是尙知有天澤之辨哉又 皇考時
朕諸叔奏對稱 聖祖仁皇帝並不敢稱 皇考今和親王與弘
瞻於 世宗憲皇帝皆得稱 皇考朕待伊等爲厚爲薄必有能
辨之者矧和親王於朕年相若久與朕典學肩隨至弘瞻乃自垂
髻提攜至今朕又何所嫌忌卽使有嫌忌之疑亦當先自和親王
而厯年體恤矜全毫無芥蒂眾所共悉又何有於弘瞻此雖天下
腐儒以至一介無識者皆不應擬議及此然弘瞻旣如此恣肆失
檢朕若不加儆誠將使康熙末年之劣習自今復萌朕甚懼焉此
卽分長如諸叔輩設事關國家政治朕膺 皇祖 皇考付託之
重何敢不奉法從事若朕諸皇子不知所鑒或尤而效之則朕之
立予示懲固不止如弘瞻矣今王大臣等訊明各款合詞恭請削
爵朕覈之弘瞻卽請 安無禮及不遵 慈旨謾語相詆二節已

應革爵罔禁治罪朕仍推同氣之恩從寬革去王爵賞給貝勒永

遠停俸以觀後效其兼攝都統並內廷行走及管理造辦處圓明

園各職掌槩行解退和親王於皇太后前跪坐無狀亦著罰王

俸三年餘俱如議行並將此通諭中外明示炯戒○以柏琨爲湖

北布政使

由廣西按察使遷

○庚午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文治等

三員爲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試滿洲由各部院升轉翰林詹

事等官擢哈靖阿爲一等餘罰俸休致有差○諭大學士史貽直

練達老成年登耄耄敷歷中外參贊綸扉宣力三朝勤勞夙著前

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朕降旨慰留並令肩輿入直俾得從容頤

養近聞患病遣醫診視尙冀速痊茲遽溘逝深爲軫悼派皇六子

前往奠醑著加贈太保入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所有應得

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靖○辛未以雙慶爲禮

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以袁守侗爲廣西按察使

由浙江歸鹽道遷

○以曹繩

柱爲廣東布政使淑寶爲福建按察使

山湖南驛鹽道遷

○癸酉諭愛必

達等奏按察使司監禁人犯明亮等乘夜乞牆脫逃請將高誠等

嚴加議處一摺已交部嚴察議奏矣省會司監關繫緊要尤非郡

邑可比乃一任犯人換鎖穿牆成羣逃逸陳臬者所司何事高誠

人本無能今復任意玩愒若此若不加之重懲何以儆曠竊而嚴

法紀且前此盜犯張紅順等一案見今特派大員查審在臬司者

又豈能辭咎高誠著卽解任候質其按察使員缺著費元龍補授

○甲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徧本蘭

○免經過地方本年額

賦十分之五○諭高誠覆奏歸州張洪舜犯盜一摺錯謬已極前

因該州先後兩案盜犯字音相同又事隔經年並不審訊報部形

迹可疑經刑部參奏在高誠雖非承辦但伊爲臬司到任一載豈

竟毫無見聞是以令其據實陳奏今高誠奏到不特種種掩飾支離大失司憲之體且諉過於原任知州秦鏐用刑致斃夥盜馬祥夫州縣官訊鞫重案卽刑斃一盜犯亦不得謂之枉濫設以此欲加秦鏐之罪豈伊等縱脫首犯轉得藉口無過乎其意不過以此案由刑部舉發該州秦鏐係尙書秦蕙田之姪妄疑秦鏐通信內部故爲此挾嫌砌陷殊不知事屬子虛而秦鏐以捕風捉影之談徇私誣捏潛通消息不獨秦鏐罪無可逭卽秦蕙田朕必不稍爲姑貸今此案寃良縱盜物議沸騰而通省督撫藩臬上下扶同一氣有心蒙混若此秦鏐卽直揭部科亦所應得又安得以通信爲嫌乎高誠乃謂愛必達署撫篆時每次照詳批示並無迴護宋邦綏到任後聞改委承審亦無牽制之處且謂趙泰交秦鏐辦理不善不得不加詳愼曲爲督撫掩飾而歸過下僚其居心行事尙可

問耶高誠著革職拏問武昌府知府錫占以承審之員觀望遲疑甚屬不堪亦著革職拏問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訊此案沈作朋提訊批駁亦陳臬平反所常有但既偏執已見枉縱於前復巧飾彌縫力護前非於後小人情態畢露不得不加以重譴耳至愛必達歷任封疆辦理大案不應舛錯若此止以從前曾經參奏周琬遂始終意存迴護不知周琬之取戾由於高傲乖張其不附參佛保住特其劣蹟之一節又何必巧爲文飾耶宋邦綏向來尙屬能事及用爲巡撫頓不如前莅楚後既知案情矛盾又經趙泰交李作楨等控訴乃不奏不辦一味模稜瞻徇深負委任之意督撫錮蔽成風於吏治民生所關非小不便姑容貽誤愛必達宋邦綏俱著解任來京候旨湖廣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補授湖北巡撫員缺著輔德補授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劉綸著調補戶部尙書

署巡撫事務俟李侍堯到任後再行來京供職湖南巡撫著喬光烈調補布政使來朝暫行護理○乙亥諭阿永阿等奏查湖北盜犯一案稱後案之張洪舜等卽係李作楨案內縱脫之犯供證確鑿並無絲毫疑義乃沈作朋承辦時既偏執枉縱致成冤獄及至後案舉發復護前非暗中牽制經高誠勸令檢舉並不回答且在督撫前聲言兩案俱毫無影響以致承審之知府錫占承順迎合不行審辦遂使重案久懸良民冤累等語地方辦理大案批駁平反亦司讞之常卽徇於一時意見偶爾舛錯原可據實詳奏及早救正以贖前愆乃沈作朋承辦重案不思懲暴安良俾冤抑得以早雪轉從中有意牽制力護前非錫占復迎合意指冀欲淆亂黑白坐致奸良倒置沈作朋錫占實爲此案罪魁業經先後降旨革

職鞫問著阿永阿等將伊二人嚴加刑訊務得實情慎勿稍存瞻顧以紓楚人公憤至監犯張洪舜張洪貴展轉狡翻希圖漏網且已追罰二年情罪甚屬可惡不必照尋常案犯辦理此旨到日著於該處卽行正法俾奸暴知所懲儆看來此案由該州秦鏐親赴監犯家起贓歷歷指明詳報究屬首先舉發之員能事可嘉秦鏐俟服闋後著以知府升用督撫藩臬爲朕倚任大員乃於地方命盜攸關之案輒敢上下聯爲一氣扶同蒙混若此吏治尙可問耶此而不嚴加整頓何以激官方而清案獄宋邦綬甫經簡擢頓易前規初不料其猥瑣無能一至於此愛必達在總督中尙屬朕所信任乃因從前參奏周琬一節竟爲沈作朋所愚弄挾制始終曲護實出情理之外愛必達宋邦綬俱著革職來京候旨以昭炯戒並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以崔應階爲貴州巡撫梁壽鴻爲山東華續錄

東布政使調王檢爲山西按察使以裴宗錫爲直隸按察使

由陝西驛
糧道遷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

因沈作朋辦理盜犯張洪舜一案乖謬已極業經降旨革職擊問
交與阿永阿葉存仁嚴審昨據高誠奏到知府錫占有意遲延是
以將錫占革職擊問今據阿永阿葉存仁所奏則沈作朋錫占二
人實爲此案罪魁在錫占久經承審明知張洪舜賊證確鑿卽應
將前案一併平反而遲延時日久懸重案其瞻顧沈作朋處分因
爲苟且了事之意顯然可見至沈作朋旣經縱盜冤良肆行妄斷
仍敢力護前非其意不過以愛必達曾於此案參劾周琬必不肯
自行檢舉而隱以此爲挾制總督之術是其居心奸險更出情理
之外著傳諭阿永阿葉存仁卽將沈作朋錫占嚴加刑訊務得掩
護實情儘以其身任職官稍存顧惜顏面之見朕必親提鞠審恐

阿永阿等亦不能辭其咎也○丁丑諭愛必達宋邦綬昨經降旨革職來京候旨但伊等辦理冤獄重案有心蒙混迴護僅予革職不足示懲俱不必來京愛必達著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宋邦綬著留於該省交該督查有應修隄工令其認修果能奮勉出力三年後再行奏聞請旨○戊寅修陝西棧道○己卯諭據阿永阿等查奏歸州趙啓賢家被盜一案經該州秦鏞稟明張洪貴兄弟卽係李作楨案內釋放之犯彼時正湯聘身任巡撫屢次批詳乃扶同蒙混並未據實奏聞又不咨部顯有徇庇沈作朋情弊設以業經離任竟使脫然事外何以飭官方而昭平允湯聘著革職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訊查辦○庚辰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調明德爲江西巡撫以和其衷爲山西巡撫○調曹繩柱爲福建布政使以胡文伯爲廣東布政使○辛巳諭今日阿

永阿等奏到審訊委員單言揚等供出前後各情節藩司不肯檢
舉督撫無意昭雪係湯聘任內之事其力持翻案逼役認贓係周
琬任內之事等語可見此案縱盜冤良之首全係周琬沈作朋串
通欺蔽則從前周琬之參趙泰交而不及佛保住者並非曲爲徇
庇實乃畏其退有後言漏洩真情耳愛必達始則爲二人所愚弄
其錯誤猶在懵懂繼乃隨其術中展轉自護遂成迷而不返之勢
愛必達向爲朕所信任卽前此歷任督撫時亦尙不蹈扶同瞻徇
上和下睦之陋習初不料其辦理此案之錯謬前後竟若兩人實
所不解其委員陳銓等供出當時各盜稱該役在該犯家起贓搜
去自存銀兩一節嚴訊並無其事而周琬沈作朋必要審出著落
遂坐於已故之蘇鳳擬徒之宋明身上等語此事尤駭觀聽盜犯
栽害尙須官爲辨雪今出自巡撫臬司逼役認贓幾致覆盆莫白

周琬等之罪其可追乎至沈作朋錫占蒙混枉縱人人共憤通省以爲臬司若肯檢舉便易辦理而沈作朋漠不關心有意欺詐錫占迎合延緩冀圖消弭二人實爲此案罪魁外省官方積弊歷經整頓漸次肅清卽稍有舞智營私等事無不立見敗露今上下扶同弊混肆無忌憚若此地方尙有何事不可爲乎此案縱盜冤良已屬法無可貸乃敢朋比迴護非有心欺罔而何周琬先經贖罪閒退著卽鎖解部嚴審究擬湯聘宋邦綏前後承辦掩飾之處已交阿永阿等訊明首先起意及力爲把持者究自何人則伊等情罪自見所有委審之單旨揚陳銓陳文樞等俱著一併革職究審阿永阿等奉命前往勘審既知湯聘係案內應行訊鞫之人前摺不卽參奏已屬遷懦今復請令其明白回奏尤爲不知事理輕重並著傳旨申飭○修直隸大興等三十二州縣疊道○以錢琦

爲江蘇按察使

由江安糧道還

○乙酉諭據舒赫德奏將沈作朋等如何

縱盜冤良之處查詢已革知府佛保住供稱此案原審贓證確鑿
兩次招解臬司沈作朋並不追究正盜反將事主李作棋等嚴刑
逼供並稱聞得沈作朋與知州趙泰交係鄉親素有嫌隙是以如
此辦理等語沈作朋審理盜案初以其錯誤雖出無心而始終迴
護致奸良倒置情理已無可恕乃挾同鄉宿嫌竟不顧變亂黑白
構成冤獄藉以快其私憤小人無忌憚之尤一至於此其罪尙可
追乎此案前後情節業已洞徹底裏且盜犯俱經正法受屈之事
主卽予昭豁此後應須根究之處全在沈作朋周琬及承審迎合
各員見在周琬已令鞫交刑部阿永阿等亦不必留楚完案葉存
仁著卽回任所有案內應行訊質各要犯及知州趙泰交等著阿
永阿等一併分別押帶回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究擬佛

保住著該部帶領引見

六月己丑以諾穆渾爲內閣學士

由太常寺卿遷

○庚寅諭新柱等奏稱

伯克薩里等往諭巴達克山素勒坦沙卽懌遵約束將伊弟齊特喇爾撤回其所掠人口牲畜什物俱查明交還等語新柱額敏和卓辦理妥協著交部議敘仍賞大小荷包一對鼻煙壺各一枚薩里阿布拉三甚屬效力薩里著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阿奇木缺出列名請補仍賞段六端阿布拉三於應升處列名仍賞段三端素勒坦沙甚屬恭順著先賞大小荷包鼻煙壺仍將葉爾羌庫貯之段賞給十二端並傳朕嘉悅施恩之意令其知悉○癸巳分見在伊犁駐防及添駐之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兵丁爲四昂吉各設總管一佐領六○乙未諭據阿永阿等奏審明抗作朋等縱盜冤良各供情一摺其上司之妄斷迴護屬員之觀望迎合種種有心

欺飾皆不出朕所料至愛必達在滿洲世臣中尙屬可以倚信之人朕前降旨將伊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尙以其不過爲沈作朋所愚始終徇庇因姑示薄懲耳今閱阿永阿等所稱愛必達於接到秦鏐獲盜詳稟逐加批駁並飭臬司委員另審及沈作朋回任謁見時言及此案聞愛必達有就案辦案及此係臬司之事伊不必管之語沈作朋遂堅心播弄希圖消弭前案而委員錫占等亦遂承順意指扶同玩延是此案之釀成冤獄沈作朋錫占固屬罪魁而承審各員之觀望實愛必達有以啓之其蒙混欺罔在他人已屬罪無可逭今愛必達敢於爲此尤出情理之外而非朕所能逆料者矣愛必達並著拏解來京一併審擬治罪所有承審此案之陳銓陳文樞扶同鍛鍊情罪較重亦著一併拏解來京與沈作朋錫占等質訊另辦其屢次承審之單言揚張文燭談羽豐王

正功雖較錫占等稍屬有聞但其觀望迎合亦有應得之罪著阿永阿等查明分別劾參亢保爲滿洲世僕前在藩司任內揭參趙泰交附和會銜具詳亦難辭咎不可令其倖免著解任來京候旨趙泰交審理李作棋一案倒提年月尙非大過且被參以後屈抑經年著仍以知州用令其來京與佛保住一併帶領引見吏目夏念祖並著復還原官仍於應升處升用至秦鏞於張洪貴等犯案後卽同遊擊李華把總李奇雄起獲原賊擒拏盜犯並將前後案犯確鑿緣由詳稟上司甚屬能事已降旨於服闋後以知府升用外遊擊李華著交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把總李奇雄著拔補千總以示鼓勵其奉委承審之知府傅顯是否審出實情及臨審告病之知縣胡翼如何託故規避之處亦著查明具奏朕於一切功罪務期允當在受誣冤抑者必急予昭雪而審斷乖謬及有心護

非與夫模稜觀望者亦觀其情節之重輕分別懲治斷不肯稍有枉縱至上司下屬平時紀綱所在自不可越分干犯若大員辦理重案不能公正自持其中有顛倒黑白之處屬員爲其掣肘何妨直揭部科朕必嘉其直幹此案承審各員是非曲直經朕徹底查辦絲毫不爽凡爲屬員者亦可犁然省悟矣何憚而不秉公據實甘爲唯阿遷就自取罪戾耶其案內盜犯袁維四著卽行正法在逃之盜犯張楚璧王宏義主謀引綫法難姑貸著嚴飭地方官密速嚴拏務獲毋使聞風遠颺稍稽顯戮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申諭亢保前在湖北布政使任內曾扶同附和揭參趙泰交並會銜濫行保舉陳銓陳文樞等亦有應得之咎著解任來京候旨所遺貴州布政使員缺著錢度補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永阿等奏俟湯聘到楚質訊後再行起程等語此案前後情節業

已傳諭伊等在楚無應行查辦之處卽湯聘到後亦無庸再行質訊至湯聘辦理後案贖徇袒護其情罪雖不至如愛必達之有心欺飾周琬沈作朋之朋比爲奸然亦不能輕於宋邦綏著照宋邦綏之例交該督李侍堯於地方應辦工程在二三萬之數者令其認修俟工竣奏聞後再令回籍阿永阿奉到此旨卽速起程將案內應行起解各犯押赴行在沿途加意防範毋稍疏虞葉存仁可遵前旨仍回豫撫之任並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以富尼漢爲安徽按察使

由甘肅甯夏道遷

○戊戌諭開泰審擬巴塘喇嘛教誘番民

聚眾一案及回麥博爾和患病各摺支離巧飾乖謬已極開泰當喇嘛等滋事之初並不親往查辦經朕飭諭始勉強一赴打箭爐聊以塞責展轉遞委之道府知州等官不待人犯解審輒藉查閱營伍爲名前赴川南此有何不可緩之事乃置邊地重案於膜外

轉亟亟於常行事件乎在開泰不過中存畏怯託名避去耳其實似此居心行事卽查閱營伍亦復何裨初不料滿洲世僕中竟有庸懦無能如開泰其人者種種謬誤深負簡任著革職賞給頭等侍衛自備鞍馬前往伊犁隨明瑞辦事四川總督著鄂弼補授明山著補授陝西巡撫其廣東巡撫著阿思哈補授明山未到陝西之前巡撫印務著阿里袞前往暫行管理鄂弼俟阿里袞到陝西時卽行前赴新任○諭向來各省督撫於地方應辦事務往往飭委屬員以次轉詳遂成通例此於尋常事件則可若案情重大督撫自應躬先董率庶足以資彈壓而杜欺蔽乃積習相沿並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展轉推延初若不與己事者然夫爲通省表率之大員遇事不能親身奮往而以責之遞委之州縣不知州縣官事權本輕且

不免有庸懦無能之輩潤廁其閒安望其必能奮勉集事哉卽如
開泰於喇嘛堪布等教唆生事之初並不親赴該處查訊經朕降
旨申飭始行一赴打箭鑪坐辦塞責旋委道府知州審訊伊復藉
口巡閱營伍竟往川南一帶查閱回省其畏葸不堪之態來摺已
自繪其狀是其平日養尊處優若以略一舉足卽有失督撫之體
者獨不思督撫遇地方要務不辭勞瘁親身督辦所屬官民豈不
益加敬憚何失體之有若徒游衍衙署坐失事機不真可鄙之甚
乎又如愛必達徇庇沈作朋縱盜誣良一案使愛必達早能親提
確訊不難將案情徹底清釐何至爲沈作朋所愚弄扶同迴護自
蹈欺罔以速罪戾乎此等耽逸偷安掩飾蒙混之惡習恐見在督
撫中尙不乏人幸而未值楚蜀兩省之事不至盡露其短若易地
以處亦未必不蹈此覆轍也朕日閱內外奏章於尋常案件何嘗

不交部議若情節稍關緊要或迹介疑似者卽不憚再三體察日進軍機大臣及各部旗大臣覲面諮詢務使一切政務無畸重畸輕之失凡以事必親歷始得其眞督撫大吏皆朕所倚任之人朕尙不敢好逸惡勞爲督撫者固宜託名敦體惡勞好逸乎嗣後務宜各加猛省痛改前非毋溺於宴安耽毒及以掩飾彌縫爲得計旣於政務有益且可自免愆尤亦何憚而不加淬勵乎儻仍不知悛悟一經發覺則開泰愛必達之炯鑒具在斷不能倖邀曲貸也○己亥禁湖南洞庭湖濱私築民隄○壬寅諭近因貝勒弘瞻妄託織造及稅務監督購買蟒袍朝衣優伶等項朕曾降旨令諸王等將有無此等事件明白陳奏今據諸王奏稱並無此事貝勒弘瞻如此種種妄爲則諸王所稱俱無此事之語亦不可盡信其中實無此事者有之因無證據不肯從實陳奏者亦有之總之或有

或無斷不能逃朕洞鑒但伊等既稱無有朕亦不肯深究卽有此
事朕亦從寬不將伊等治罪嗣後諸王惟宜安靜守分善自檢束
儻因朕此次施恩不究仍不悛改有向外任鹽關織造等官妄行
干求之事經朕知覺必從重治罪斷不寬貸著曉諭王等知之○
諭阿桂在軍營殊爲出力且在伊犁辦事亦甚妥協著加恩將阿
桂一族由正藍旗擢入上三旗○諭鄂弼自簡任巡撫以來實力
宣猷恪勤懋著昨降旨補授四川總督正望其及時效用忽聞溘
逝深爲軫惜著加恩賞贈尙書銜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著
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肅○命修浙江等烏程等二縣漚
港閘座○以阿爾泰爲四川總督崔應階爲山東巡撫圖爾炳阿
爲貴州巡撫○命梁詩正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以戶部尙
書劉綸協辦大學士調陳宏謀爲吏部尙書以彭啓豐爲兵部尙

書張泰開爲左都御史李因培爲禮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甲辰 上

幸簡親王奇通阿第視疾○丙午諭據阿永阿等奏漢陽府知府

傅顯承審張洪舜等盜案於去年十一月內奉委會審今年二月

內曾經按察使高誠檄催始於三月內將後案審明實係贓實罪

確取供詳報其前案仍未錄供等語傅顯將後案審明具報雖非

錫占等有意迎合上司者可比但既經承審仍復遲滯數月設非

聞欽差出京亦將與錫占等同出一轍耳且張紅順等於傅顯承

審時業將行劫趙啓賢家情節供認不諱則李作楨家之行劫屬

實不問可知何難一併詳稟改正從前之謬乃遲之又久仍未錄

供詳報則其遲回觀望已屬顯然著交與李侍堯將不能據實審

理之處請旨交部議處並有似此者一併查參各直省有司於承

審案件往往揣摩上司意旨不問案情之曲直展轉遷就遂致順

倒訛謬是非失實若不力爲整頓何以清吏治而肅官常故朕於此案有心者特從重處分其觀望揣摩者亦不令其幸而漏網以爲有意模稜不實心任事之戒該部卽傳諭各省知之○己酉諭向來欽差大臣出使高麗聞入境時該國王備輿迎候此固屬國敬禮天朝敕使以昭恭順但滿洲大臣素嫻鞍馬而身膺使命四牡宣勤尤不應乘用肩輿自圖安適著該衙門行文該國王嗣後欽差到境止須豫備馬匹其舊用肩輿之處永行停止在奉使者既不至耽逸一時致忘習勞之義而外藩亦稍省繁文以示體恤著爲令○壬子諭簡親王效力多年茲聞溘逝深爲憫惻著貝勒弘瞻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尋予祭葬諡曰勤